【香港潮語話齋】

香港大眾普及流行詞語匯釋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61892 8
次文化堂
彭志銘
普
A_HK
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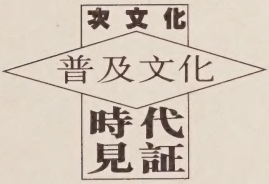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彭志銘 次文化堂社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曾任製片及編劇。近年專心搞出版，辦過《次文化月刊》及《漫畫讀物》雜誌。著作有《黑俠》漫畫及小說、《次文化語言．香港新方言概論》、《寫在天地蒼茫時》、《獨坐荒堂》、《私人照相簿》、《窮孩兒．貴州行雜記》、《心靈酸辣湯》、《正字正確》、《正字審查》和《小狗懶擦鞋》。

電郵：cmpang05@yahoo.com.hk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618928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一八〇

香港潮語話齋

彭志銘⊙著

次文化堂出版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㈩

香港潮語話齋

作　　者：彭志銘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吳　昊
執行編輯：李子翹
美術編輯：李家欣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8年7月初版
書　　號：SCB480
ISBN：978-962-992-194-1
定　　價：HK$55

©二〇〇八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

在《AM730》報章，寫了兩年廣東方言俗語，由「正字正確」，到「字正詞嚴」，我都盡量跳出「每日一字」的背書式講課，反而，透過新聞時事，和周遭小節，將大家忽視、誤解的傳統漢字，作淺談略說，重譜新生命，活化正字文化。

這本小書，我暫停廣東方言字的正寫正讀，轉同大家分享一些純香港製造的「香港話」，例如，點解「手提電話」會叫做「大哥大」？為何「大陸仔」會叫「阿燦」，而唔叫「阿超」？又何解稱「成績優異」為「爆燈」，而非「爆橙」？還有，你知唔知那「勝負未分」之「叮噹馬頭」，乃百份百香港人發明的呢？咁！「叮噹馬頭」又是何物？

這書改名為《香港潮語話齋》。

「齋」，對了！是「素食」的那個「齋」，除此外，也是「書房」和「學舍」的別稱；古時，上堂唸書的課室，便叫「卜卜齋」。

廣東俗語，有「話齋」一詞，指「正如某某所說」，因此，「香港潮語話齋」就是專門探討香港本地話典故之開

荒地……

「潮語」，即「潮流用語」，之前，叫「流行語」。

「潮語」一詞，本身就是個「潮語」。

潮流新語，每個年代都有增生發明，源於事物急促變化，舊詞彙不敷應用，須有新語補充替用！

語文，可反映文化質素。

舊時，能夠成為流行常用語，除多人講之外，最重要，是貼題和有相連關係，例如「暫停營業」的「冚旗」、「召集」之「吹鷄」，及「打電話」的「撥輪」……。有時，更與外國文化、潮流結合，例如：「大減價」的「大出血」、「打保齡」叫「逶lane」……

到了今天，新出爐的潮語，超乎實質應對，沒有文化包袱，只要夠激、搞嘢、有hea味，便好易上位，受年輕用家歡迎，成為潮人至愛。

這本《香港潮語話齋》所講的，不一定是近幾個月的熱爆潮語，而是由香港人發明的本地話，曾經流誦一時的語彙，嚴格來說，可算是土生土長的真正香港方言。

我想透過解構香港新語的形成和發展，從而檢視本地歷史文化之承傳及異變。

目　錄

序

Show Quali 3
執生 4
食腦 5
爆燈 6
阿燦 7
「阿燦」正名考 9
表叔 11
大哥大 12
撥輪 13
大牌檔 14
叮噹馬頭 15
冚旗 16
飛砂走奶 17
頹飯 18
O嘴 19
奀星 20
靚姐 21
阿嬋 22
阻住地球轉 23
大細瞧 24
我照你 25

打邊爐 26
打冷 27
電燈膽 28
大出血 29
好激 30
人氣急升 31
Jetso 32
賓賓 33
七個一皮 34
攢盒 35
花膠蟹 36
醒獅 37
混吉 38
地下情 39
暗花 40
隻揪 41
過一幢 42
擺上枱 43
一幢都冇 44
祭旗 45
祭旗再談 46
竹升仔 47
篤數 48
紮馬 49
跌打 50
頂癮 51
頭痕揍頭 52

打齋鶴 53
細路走佬 54
好在仲有××× 55
撻着 56
謝皮 57
實Q 58
搞鼠棍 59
走鬼 60
好狗 61
反艇 62
屈機 63
屈機修正 64
屈得就屈 65
格價 66
搞嘢 67
死撐 68
吹鷄 69
膽正命平 71
喪跑 72
Kai子 73
早響 74
有鑊味 75
單挑 76
上腦 77
無腦 78
囧 79
抽水 80

惡搞 81
潛水 82
浮頭 83
較腳 84
爛GAG 85
大泡和 86
血拼 87
老兄 88
老漢打架走路 89
逯lane 90
老世 91
一文 93
窒頭窒勢 94
去hea 95
hea竇 96
藐嘴 97
串爆 98
本踺 99
咬蔗幫 100
去蘇素去威 101
好索 102
跳蚤市場 103
跳蝨市場 104
阿四 105
冇得揮 106
裝假狗 107
猒飛猒數 108

臭口組．烏鴉嘴 109
衰多口 110
拗柴 111
好嘢嚟㗎 112
做嘢玩嘢 113
煲蠟 114
出位 115
通頂 116
嚇鬼 117
齋Talking 118
貓咗 119
炒魷與炒車 120
撻Q 121
煲粥 122
入廠大修 123
唔忿皺 124
啱嘴型 125
鵪鶉 126
大花筒 127
殺死人 128
吊吊搵 129
嗰班友 131
踢晒腳 132
後記

香港潮語話齋

Show Quali

自從曾蔭權登基，做了香港特首後，「醒目仔」這三個字，幾乎成為「香港菁英」的專有名詞、代替品。

現代香港人，以「執生」、「食腦」為榮，每事求「出位」，愛「認叻」，深信「曾經擁有」，好過「天長地久」的人生哲學。

「認叻」的先決條件，本應是要有實力。香港人稱「實力」為「Quali」，「顯示實力」就叫做「Show Quali」，有人「中英夾雜」，寫成「show歌莉」，或「騷哥利」。

「Show」，原是「表示」、「呈現」的意思，這兒，卻有「show-off」，即「顯露」和「炫耀」之勢。

「Quali」，是「Qualification」的縮寫，解作「資格」或「資格證明書」(文憑)，同時，又取其「有質量」和「有本領」的「Quality」之意。

「Show Quali」就是「炫耀實力」，廣東話叫做「衍嘢」(「衍」，音「演」)。

本文作為「香港潮語話齋」第一篇，唔show吓Quali，點出嚟行！

執生

香港有今日這樣之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人之拼搏精神。

香港人常標榜自己的機智，有一言是為「執生」。

何謂「執生」呢？

簡單而言，就是「隨機應變」，「伺機行事」。

「執生」一詞，原是戲行術語，因戲班多是現場演出的，臨場突變之事，無可估計，惟有靠演員臨急應變。

「執」，就是「把持」；「生」就是「生機」，「執生」併合起來，就是「不可放過一線生機的機會」，後引伸為臨危急智，靈巧變通的表現。

香港人就是熱衷「執生」成功的滿足感，其實，這只反映香港人的做事態度，事前準備不足之故，若籌備功夫完善，那出錯的機會，便相對減少，無須吓吓要靠執生來顯示自己的本領。

話說回來，香港人的危機處理，確是比其他地區的，「勝人一籌」。

食腦

中國人的食譜裏，甚麼都有，連石頭木屑也能作藥料，難怪有說，只要背脊向天的動物，皆可以吃矣！

香港醒目仔字典裏，有一個詞彙：「食腦」。

這個「食腦」，不是真的吃掉腦袋或腦漿，而是一個意念上的解讀。

「食腦」的「食」，並非直譯的「吃」，應作「依靠」的意思。所食的「腦」，更不是那實物的「腦袋兒」，而是「腦袋裏產生的智慧」。

「食腦」，在香港話裏，是指「動腦筋」，常用語為：「我哋有今時今日，全靠『食腦』咋！」(意說：我們有今天的成就，全憑腦袋想出的點子也！)

雖然，我說「食腦」等如「動腦筋」，但兩詞是有分別的，「動腦筋」，就是「用腦」(用腦想辦法)，而「食腦」，除「用腦」之外，還包涵因動腦筋而「成功」的潛台詞，所以，香港人每以「食腦」為榮。

爆燈

今天年輕人，說話的詞彙貧乏，將「很多」、「很盡」的形容詞，講為「爆」，例如「潮爆」、「喪爆」和「爛爆」。

為何，去到好盡的，就叫做「爆」呢？千祈不要以為這個「爆」，是來自「滿座」那「爆棚」的「爆」呀！其正式起源，是「爆燈」的「爆」。

咁！「爆燈」又點「爆」出來的呢？

七十年代初，香港無線電視有一個名為「聲寶之夜」的歌唱比賽，佈景板上，有五個打直排列的燈泡；當參賽者表演完畢，其成績是看燈泡亮着的多寡而定，着燈越多，即分數越高！

着燈方法，是從最低一盞開始向上着，每亮一燈，主持人會大叫：「一盞燈」、「兩盞燈」、「三盞燈」……當連第五盞燈亮着時，而成績異常優秀的話，最頂的燈泡之上，還有用小燈砌成的圖案便會閃亮，這時主持人就指為「爆燈」嘞！

香港人遂將「爆晒燈」視作「成績最好」之意，後引伸為「最頂峰」、「最勁」也！

當年，電視剛興起，人們受其影響也很深，「爆燈」一詞廣泛流傳至今。

阿燦

問過很多人：「點解我哋叫『大陸仔』做阿燦？」異口同聲地搶答：「來自七九年無線長篇劇集《網中人》，裏面由廖偉雄飾演的大陸青年『程燦』吖嘛！」

我是問，為何叫「程燦」，而不叫「程強」、「程炳」的呢？

「阿燦」，一個地地道道由香港人命名的「尊稱」，他代表貪婪自大、好食懶非、輕浮無知的「大陸新移民」，尤指七、八十年代該一批。

那時候，中國大陸剛開放，不少新移民申請來港，與家人團聚，經過文革洗禮的年輕一代，感染反智之意識陋習，跟文明社會，格格不入，常做出不為港人認同的「怪異」行為；時裝電視劇反映現實，將該等大陸青年寫入戲裏。

當年，替劇中人起名時，剛巧那組編劇人員中，正有位內地來的同胞，真名叫做「黃榮燦」，平時，大家已叫他做「阿燦」的了！所以，順便將劇中的大陸青年，也改名為「阿燦」！想不到，今有移民去外國的港人，被稱為「港燦」，及從加拿大回流香港的「加燦」。

廖偉雄（左）的阿燦造型。

阿燦

今日談「阿燦」之得名，因爲該電視長篇劇「網中人」在初段時期，本臭皮匠有份參與創作，所以具有一手「內幕秘聞」，屬非常珍貴也。

昨天亦講過，廖偉雄飾演周潤發弟弟，姓程叫燦，係一個悲喜劇人物。

「旣然有搞笑意味，呢個人物個名就要帶點滑稽性。」當時監製與劇審在替劇中人起名字，反覆的討論着。

「廣東俗語有『鹹蝦燦』，呢個『燦』字有待考慮。」首先這樣決定。

「哈……哈……我想起做大戲……『喳撐篤撐』，幾有趣呀……佢姓程呀，『程燦程燦』咁聲幾有喜劇效果呀。」終於有所發現。

程燦就這樣誕生，「阿燦」走紅之後，大陸新移民就多了個花名，講下講下，就變成了趣怪香港話。

演活「阿燦」的廖偉雄，自己也多了個花名，國內外人都多叫他做阿燦，而阿燦這個形象竟進軍電影，印象中最少都有三部戲，「阿燦正傳」、「阿燦當差」和「阿燦有難」。

「阿燦」這趣怪香港話，創於一九七九年，距今剛巧十年，大可以稱得上「阿燦十周年紀念」也。　（下）

趣怪香港話　吳昊

一九八九年，吳昊在《東方日報》的專欄。

「阿燦」正名考

前文，我寫「阿燦」之名來源考，是當年有份參與《網中人》創作的朋友話我知的！

現手上，我有一份九七年的報紙副刊專欄，是吳昊教授寫的《趣怪香港話》，他是《網中人》的主要編劇，並有份替角色起名，昊SIR這樣記錄：

廖偉雄飾演周潤發弟弟，姓程叫燦，係一個悲喜劇人物。

「既然有搞笑意味，呢個人物個名就要帶點滑稽性。」當時監製與劇審在替劇中人起名字，反覆的討論着。

「廣東俗語有『鹹蝦燦』，呢個『燦』字有待考慮。」首先這樣決定。

「哈……哈……我想起做大戲……『喳撐篤撐』，幾有趣呀……佢姓程呀，『程燦程燦』咁聲幾有喜劇效果呀。」終於有所發現。

程燦就這樣誕生。

歷史長河中，要確保真相，不是一件易事，嗱！「阿燦」一詞，只不過出現三十年光景，已有不同版本詮釋。在視覺模糊前，把相關資料，作有聞必錄，留給後人參考，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

16　铁梅询问今天来的表叔是哪个，奶奶没告诉她。铁梅意味深长地说："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

17　"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表叔

前一篇，說了「阿燦」(大陸青年) 的命名起源，本文，想講「表叔」的典故。

「表叔」，字面意是「父母親的表弟」，引伸為「長輩」或「不太相熟的親戚」。

八十年代，香港人叫內地南來的親友，男者，一律稱為「表叔」，女的是「表嬸」。某程度上，「表叔」、「表嬸」兩者都含有貶意，與「阿燦」的「大陸仔」性格一樣貪心無知，氣大才疏；但，唔講包你唔知，原來，正宗的「表叔」，是「正義」、「愛國」、「機智」的代名詞。

話說，文革時期，八大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鐵路工人李玉和是「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頂天立地的無產階級英雄」，因他以工人身份作掩護，秘密從事反日工作；他每次接應黨內同志回家時，都着令女兒鐵梅稱他們為「表叔」。

當年的樣板戲，是全國人民必看必學習的劇目，於是，「表叔」之名便風行全國；在香港，文革結束後，那些從內地來港，而又不知名的父輩朋友，乃一律簡稱為「表叔」，是為歷史的見證。

大哥大

同大家研究吓，現今，我們每人隨身一部的「手機」，以前，有幾多種叫法呢？

「無線電話」？「手提電話」？大陸早期稱作「移動電話」、「流動電話」。

不管叫甚麼，總不及曾叱吒一時的大寶號：「大哥大」。

咁！你哋又知不知為何「手機」會叫做「大哥大」呢？

當年，上述那些可以帶出街使用的「手提電話」，非常巨型又笨重，比家陣的，大六七倍左右，其長方形，猶如學生水壺，所以，又叫它做「大水壺」，售價三四萬元一個，而擁有者，就是身份顯赫的象徵。

「大水壺」傳入香港，是八十年代初，正值香港電影顛峰期，那時所有藝人、導演都被人稱為「大哥」，他們所用的「手提電話」，便是「大哥電話」！但這班大哥們卻一致公認當時得令的洪金寶為「大哥」，那即是「大哥中之大哥」也，並尊為「大哥大」，他的電話，就叫「大哥大電話」，經電影人廣傳出去後，「大哥大電話」成了傳奇，並簡稱「大哥大」矣！

撥輪

科技改變人類文化，也帶動語言的更替。

最初期，打電話，是絞動電話機身側邊的一個手柄，通電到總機處，再轉駁去另一電話，後來，才在電話機身的正面加置一個可轉動的圓盤，該圓盤有十個編號一至九和零的洞穴，手指插進去，順時針撥動，這就叫做「打電話」。

轉動的圓盤，有如「車輪轉動」，所以，這個「圓盤」，又俗稱做「輪」。有趣的，在此，「輪」要唸作「卵」，不讀「倫」音。用手指撥圓盤，便是「撥輪」，更引伸為「打電話」之代名詞。

又，因為「打電話」有若「飛鴿傳書」般，聲音凌空傳送，故此，「撥個輪」亦另叫做「飛個輪」嘞！

今天，「打電話」全用按鈕式的揿掣進行，累得我長篇大論地寫清楚舊時打電話的方法，因我怕，下一代小朋友，不知有「撥輪」這回事，你知啦！家陣的文化，消失得很快！

大牌檔

民建聯大嬸蔡素玉帶隊做騷，到中環一舊式茶水檔學人沖奶茶，大嚷叫喊，話想向中央文化部提出將港式茶餐廳文化申報聯合國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果真趣緻。

翌日看報，見記者指蔡大嬸在「大排檔」沖奶茶，那叫人得悉香港報業也該申請做「人類物質非文化遺產」，因為，本名「大牌檔」之街頭熟食檔，現今，卻一律被香港報章寫為「大『排』檔」，原因，一是「牌」、「排」同音；二是有人話那些攤檔，往往是一行行的「排列」街邊，因而得名喎！

大牌檔的命名，源自早年港英政府為照顧身故的公務員家屬，給他們一個可在街邊擺檔的飲食牌照，而這個經營牌照的面積，比一般「小販牌」大很多倍，故暱稱為「大牌」檔。

後因無牌者眾，管理麻煩兼不衛生，政府不再發這類牌照，已有的，只能父傳子。

請記住，是「大牌」，而非「大排」！這是香港歷史的一部份，改不得！

叮噹馬頭

競賽時，最前面的兩人互有輸贏，勝負未分之際，我們稱之為「叮噹馬頭」，咁！究竟，何解會叫此做「叮噹馬頭」呢？

「叮噹馬頭」一詞，原產自香港賽馬術語。話說，當年有位鍾姓的馬評人，在電台作現場賽馬直播時，見最前兩隻並列的馬匹，快要衝終點時，兩馬頭，總是一個上，一個落，競況激烈，鍾先生突然衝口而出，以「叮噹馬頭」來形容此難分高下的情景；原來，鍾先生看到兩馬頭一上一落，便想起鬧鐘頂上那個敲鐘的鎚仔，急速不斷地，這邊撞一下，那邊撞一下的景況，遂不期然以撞鐘之聲，來表述爭持不下之勢，後來，更廣泛地流傳至其他競賽，也用「叮噹馬頭」來形容「不分高下」之局面。

補充一下，舊時的鬧鐘頂上，有兩個帽形的小鐘，靠中間那個細鎚仔敲打發聲，此乃名為「撞鐘」之聲。

冚旗

現今，全球流通的廣東話，不少是香港出產的「港式文化」，尤其是一些行業術語，例如，「冚旗」一詞，本來就是的士行頭話。

「冚」，有兩讀音：「憾」和「妗」。

「憾」音的「冚」，有「全部」之意，如「冚家」。

「妗」音的「冚」，有「覆蓋」之意，如「冚被」。

「冚旗」，唸作「妗旗」，原是的士不做生意時，法例規定，要清晰的，讓人得知該車不再接客，所以，司機會用一個印有「暫停載客」字樣的紙套，覆蓋着車內那個里數收費的計量器，正因為計量器的搖桿，儼如一枝豎立的小旗，故行內稱此為「冚旗」。

另外，又因若「為國捐軀」者，其棺木上可鋪蓋國旗，所以，有人誤將此「國葬」，當作「冚旗」的來源。

不管如何，今人已把「冚旗」一詞，喻作「收皮」和「死去」，是不爭的事實，但，這「港式廣東話」的真實來源，絕不能搞錯，所以，我得在此清楚的紀錄下來！

飛砂走奶

粥店內，聽到有人叫「艇走嘔」，相信，只有地道的香港人，才知道那是點「艇仔粥內不要牛肉」(此處，「牛肉」的「牛」，唸作「嘔」音)。

「走牛」一詞，令人想起茶餐廳文化的「飛砂走奶」，意即飲料中「不要砂糖和奶」。

舊時香港，茶餐廳尚未興旺前，那仿效西式餐飲的，除冰室和西餐廳外，只得平民化的大牌檔。那時候，大牌檔伙記替茶客落柯打，不是用手落簿寫單的，而是用口叫喊，所以，大牌檔的術語有很多，例如，「白飯」會叫做「靚仔」，「白粥」是「米王」。

至於「飛砂走奶」，則是來自中國成語「飛砂轉石」(又叫「飛砂走石」)，本作「風力迅猛」之意，大牌檔伙記改為「飛砂走奶」，則是玩其食字遊戲而已！後引伸凡食物中棄要的配料，皆叫做「走」，例如「走葱」、「走辣」便是！

上一代，玩文字遊戲，總帶點文化味，今人，只講求靠直接和「cheapy」，例如「飛bra走奶」……

頹飯

由第一頁至此，寫香港的詞彙，多是一些耳熟能詳的舊語，今篇，等我講個in到痺的潮語新話。

大學，乃孕育社會新一代接班人的地方，他們的言行和質素，是以影響和反映未來世界的前景。

當今，大學生的新口頭禪，是個「頹」字，其混合用途甚廣，最流行的，是「頹飯」和「頹讀」。

學生哥不停地頹頹聲，是取其「頹」者，「廢」也！

「頹」，原是「衰敗」、「墮落」、「散壞」和「萎靡不振」之意，現引伸為「極度失敗」解。

大學飯堂，多是「價低者得」投標回來經營的，所以，比飛機餐更難啃者，非大學飯堂內叫「常餐」的那碟頭飯莫屬矣！雖較坊間便宜，但實在是虐待了我們未來的社會主人翁嘛！這麼惡啃的碟頭飯，就叫「頹飯」。

「頹讀」，即是「不專心」、「不緊張」某一科的成績，不用心去讀也！當大學生只顧「頹瞓」、「勁頹」時，究竟，這個社會生了甚麼病呢？

O嘴

前文，寫了篇很潮的大學生流行語，本篇，再講一個我們老餅輩還剛學曉、或覺得很in的新詞，這個「O嘴」，而年輕人卻指此已out out哋了！

「O嘴」，含有「莫名其妙」、「愕然」、「奇怪」、「驚訝」的意思，說到底，即是「擘大個口得個窿」的樣貌。

當一個人手足無措，不明所以時的「O嘴」也可稱之為「O晒嘴」。

「O晒嘴」，亦可解作「無計可施」，當引伸為「失敗」的意思時，則叫做「O咗」[1]。

「O嘴」的英文「O」字，故然像「擘大個口」那個窿的形狀，但，用它來成為流行語，皆全因網民以最簡單的電腦文字傳情之故，「O晒嘴」由電腦用字傳入坊間成為口頭語，速度快起，同時，卻又很快的便out矣！不過，今年香港會考，考評局將此潮語入題，引發風波，令這out out哋的「O嘴」，一下子，又再in起來！

註①：現有人將「O咗」解作「OK了」，與「失敗」剛剛相反之用！

奀星

香港娛樂新聞不特止跟紅頂白、勢利奄尖，其遣詞用字還更刻薄啜核。

有名氣、有地位的當紅藝人，會被尊稱做「天皇巨星」(或簡單的叫做「天皇」、「天后」)，但那些名不經傳，甚至半紅不黑的小藝人，則被冠為「奀星」。

很明顯的，「奀」，即「不大」也！這與「巨」無緣的「星」，以前還會被稱作「小明星」，假假地，仍算是一顆星吧！縱使後來，有人謔稱此類「沒光芒、不明亮」的藝人為「暗星」，也未至於有踐踏和歧視性質，而「奀星」一詞，則明顯地帶有鄙視和侮辱成份；最慘的，被點名為「奀星」者，總不會是寂寂無聞之「茄喱啡」(臨時演員)，或「二打六」(斤両不足之輩)，相反，叫得做「奀星」的，不多不少，一定有少許知名度，兼有人識的，只不過未紅起來而已！

更不幸的，是得罪了傳媒，被冊封上市，見報後，永不翻身。

靚姐

香港是中國大地的一片小特區，經過回歸十年的磨合，香港本土文化逐漸被削沒；反之，大陸文化卻高調入侵，實現「香港大陸化」的革命精神。

九七前，香港的售貨員或侍應生稱呼女顧客，不論高級食肆，或是平價時裝店，定會用英文叫「miss」；直至回歸後，忽然母語，改說中文，叫「靚姐」（「姐」唸「遮」音）。

「姐」，即「姊」也，又是「女子」的通稱。

本來，稱呼女士做「阿姐」，是帶點尊重和禮貌，加上一個「漂亮美麗」意的「靚」字，則算「俾面」到痺啦！可惜，這句「靚姐」的背後，有個「潛台詞」，指該位「阿姐」，是「上了年紀」的「長輩」。

「後生女」的，應是「靚女」，所以，女仕們，當有年輕人叫你做「靚姐」時，勿過早高興啊！

「靚姐」一詞，由深圳的A貨店傳入香港，不只叫老晒香港的靚女，連品味也俗不可耐矣！

阿嬋

有讀者來信問：點解依家香港人叫那些無知婦人做「阿嬋」嘅？

哈！這正是香港粵語大陸化的一個現象！未講解何謂「阿嬋」之前，我倒有興趣回顧一下「老香港故事」……

一九八一年六月，香港無線電視台在晚上推出一個處境喜劇《香港81》，透過一間小型快餐店，呈現當時小市民的生態和心聲；其中一個角色，由梁醒波女兒梁葆貞飾演的順嫂，是個無知、貪小便宜、諸事八卦，但心地善良的典型低下層女性，後更以平民區牛頭角的順嫂為代表，因其性格鮮明，形象特出，「牛頭角順嫂」一名，很快便成為「三姑六婆」的代名詞，也是「無知婦人」的「尊稱」！

今天的「阿嬋」，源自內地人來港後，講廣東話唔正，將「阿嬸」變音為「阿嬋」，而香港人亦學大陸口音，將錯就錯，指典型的「順嫂」為「阿嬋」！

另有朋友告我知，潮州人叫「阿嬸」，發音若「阿嬋」喎！

阻住地球轉

廣東話出名生猛傳神，香港話則更刁鑽入肉。

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笨蛋，廣東話會指他「阻手阻腳」，而香港話卻含有更強烈戲劇感的說為「阻住地球轉」！

三年班小學生也得知地球的公轉和自轉，是一種宇宙的自然力量，非人類可以阻撓的，有如歷史的巨輪滾動，相映之下，比照人類力量之渺小！

「阻住地球轉」，不特只用來形容一個人阻礙事情的進度，也是指一個人不識抬舉、不知好歹，甚或破壞了好事；家陣，年輕人最愛引此來責罵別人老套、守舊，窒礙新潮的發展。

「阻住地球轉」一詞，流行於八十年代初，至今雖只隔廿多年，現卻已無法追查是誰人發明的，歷史巨輪的滾動，帶來新事物，也帶走舊記憶，誰也阻不了！

後記：本文在報章刊登後，收到一位鄭康亮讀者來言，說「阻住地球轉」，是他在一九七六至七七年間自創的，源於讀中三時，有日被貌美女同學阻住去路，衝口說出來的……有無人對此異議？

大細瞧

有讀者朋友電郵來問：點解形容一個人偏心、或處事不公平、會叫做「大細超」？這位朋友更問：「大細超」的「超」音正字，是不是解作「看一看」的「瞧」？若是「大細瞧」，那跟「唔公道」又有何關係？

對！我們常說的「大細超」，實是「大細瞧」。

「瞧」字，字典注音作「樵」，但在此要唸「超」，本是「偷視貌」，現是「看」或「睇」的意思。

廣東話的「睇」，除了解「看」和「視」之外，也含「照顧」之意、更可說為「照住」及「射住」、香港的娛樂雜誌、經常報道女藝人被富豪「照顧」、「照起」，甚或有大水喉「射住」，即受到別人的特別優待關愛也！

「大細瞧」、就是指一個人對待兩個人時、露出有大小輕重之別的態度，引伸為厚此薄彼的偏心表現、再而泛指「處事不公允」也！

單字「瞧」、亦成為「眼鏡」的代名詞、「黑瞧」就是「太陽眼鏡」！

我照你

《壹週刊》的楊懷康在其專欄「補白」，說香港市井用語「有阿蛇照住」的「照」，是源自「執照、牌照等憑證衍生出之動詞」，此解釋，不特止錯，還是老作亂噏，由此可知，楊先生確實不熟悉香港文化、民情。

「阿蛇照住」者，即「有『阿sir』(差人警察) 撐腰」也！這裏的「照」，並非因付款給政府取得牌照而受保障咁小孩子思維。

現坊間，常用語「有人照」的「照」，乃是江湖隱語，原意是「照料」、「照應」及「照顧」之意。中國黑語愛玩文字遊戲，「照」字詞語，另有「照射」和「照看」，所以「我照你」亦可講成「我射你」及「我睇你」，再演變成「用眼睛看(東西)」也叫做「射」，如：「隻眼四圍咁射」。「睇」又與「照顧」同義，例如，媽媽叫姐姐睇住細佬，即是看管照料也！

有「包庇」意的「照」，是六、七十年代的舊話，今天潮語是「撐」或「攬」。「撐」，只是「支持」；而「我攬你」，則是「我願意替你將一切後果承上身」也！

打邊爐

一直強調，語言是有生命的；凡有生命的東西，都會不斷在變。

冬日，寒流襲港，氣溫驟降，市民會紛紛幫襯火鍋店，打邊爐。

廣東人的「打邊爐」，北方人叫做「吃火鍋」，即「在火鍋裏焯熟生肉」，因眾人圍着火爐四邊煮食，故稱為「打邊爐」。

《廣東俗語考》則說「打邊爐」的「邊」字，正寫是「闊口食盆」的「鬲」、指「打鬲爐」實是用闊口的器皿圍爐煮食也。

不管是「邊」或「鬲」，總之，都有「圍爐」煲食之意。最新的香港話，「打邊爐」則解作「圍着街角的垃圾桶旁抽煙」。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香港全面禁止在食肆和室內公共地方抽煙，那些煙民唯有走到街上，站在垃圾桶旁去抽，人多圍埋時，有若「打邊爐」的情景，因而將舊有的「打邊爐」，賦予新意新生命。

打冷

有朋友來電問：點解去食潮州嘢（或幫襯潮州食肆），會叫做「去打冷」（簡稱「打冷」）？

「打冷」的「冷」字，要唸作「Noun」（「冷衫」的「冷」音）。

全世界都知，潮州人叫「人」做「Noun」，例如稱自己人做「㗎己冷」。

那麼，「㗎己冷」又是甚麼呢？原來，「㗎己冷」這三個潮州話音，正字是「家己郎」，即「自家的男人」，又作「自家人」之意，泛指「自己人」或「鄉里」，俗語是「自己友」。

光顧潮州食肆，何解要用「打」字的呢？「打」，不一定解作「毆打」或「攻擊」的，它可以是「某些動作、舉止的代稱」，例如「打扮」、「打坐」、「打電話」或「打交道」，皆沒有粗暴行為的含意。

分別明白「打」和「冷」兩字的意思後，我們要憑感覺理解「打冷」，就是「跟潮州人有關的一樁事」也，約定俗成「去食潮州嘢」，叫做「打冷」，咪「打冷」囉！搞咁複雜做乜鬼？

電燈膽

男女談戀愛，廣東話叫做「拍拖」。

「拍拖」一詞，源自上海貨輪入港口後，要靠有強力馬達（即「摩打」）的拖艇，用粗纜拖行泊岸。由於拖艇有時會拍近貨船旁邊並行，所以，引伸為兩人拖手並肩齊行，就叫做「拍拖」。

在六十年代前，香港民風淳樸，思想保守，當父母看見女兒有人追求、相約出街時，為怕女兒吃虧，會派幼子幼女陪同姊姊應男友之約。

那時候，男女拍拖，多了一個幼童同行，是件平常事。這個阻手阻腳、不知趣者，被稱為「電燈膽」。

很多人以為「電燈膽」（即燈泡）因為可發光，而影響了現場浪漫氣氛，這是個誤解；原來，「電燈膽」一詞，有個歇後語——「唔通氣」。

燈泡，是真空的物件，不能通氣的；廣東話「唔通氣」，是指一個人「不懂世情，不識趣迴避」之意。

現今，無人做「電燈膽」時，也無人講「電燈膽」了。

大出血

香港話，除受英文影響外，也夾雜其他國家語言元素。

八十年代初，香港曾出現過一段頗長的日本熱潮，年輕人追捧日本藝人偶像，甚至為了去日本旅行而學日語，當時，確是日本經濟強勁的日子，所以，香港話裏，不少有日本語的影子。

在香港，現在仍經常看到商店門外，大字標題寫着「大出血」，本地人便會立刻意識到，此乃「大減價」也！大家一直以為「大出血」是日本文，由東洋傳來的字句，殊不知，連日本人看到此詞，也不會明白箇中意思，因為「大出血」，並非日文。

「大減價」的正式日文，是「大割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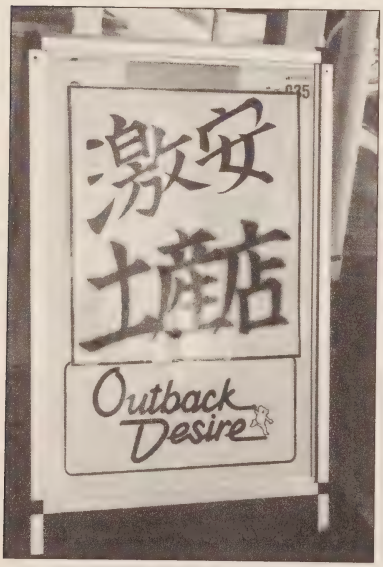
「割引」，是「折扣」的意思；「大割引」，即「有很大的折扣」，是「大賤賣」也。

有趣的地方，是中文的「割引」、「大出血」，似是「引頸自割」而「大量出血」，令人聯想到百貨公司大平賣，就像自行放血待救，要錢唔要貨的慘烈境況。

好激

講開日式中文，我想起那個「激」字。

「激」，在日文中，是解作「非常」，並且帶誇張性的，例如，日本字的「安」字，是「便宜」之意，「激安」便是「超級大平賣」也，即「大減價」，跟前一篇《大出血》所提的「大割引」近義。



此外，日語之「激」，又是「好勁」，「好犀利」之意，更多用來形容「打鬥」、「爭吵」、「競爭」或「狂風暴雨」等「唔慌好嘢」的事宜上。

現今港人將「好激」解釋為「好前衛」、「好正斗」、「好精采」……總之「好到不能以筆墨形容」之事，卻不知道，「好激」一詞，是漢字出口日本，再回流中國大地的文化漂移的最佳案例。

人氣急升

香港是個世界大都會，全球人種都經過此處，也是全球文化的集中地，因而，距離不遠的日本文化，更容易接觸和影響香港語言了！

「人氣急升」是一個日本語。

現今這個日本詞語在香港和中國非常流行，常用於指一個人(尤其是藝人)的名氣越來越大，冒起的速度很快。

看字面，「人氣」是一個人散發出來的體氣，猶如武俠片的真氣，引伸為一個人的「名氣」吧！「急升」，即「急速上升」，於是，「人氣急升」便是「聲名大噪」也！

上述注解，對了一半。原來，「人氣急升」，全句是「人氣急上升」(「升」應要用「昇」字)，這個詞先被台灣雜誌引用，叫做「人氣急升」，後傳來香港，不知香港人不懂日文，或是不加探究，只跟着台灣，一直誤寫為「人氣急升」。

日本語的「人氣」不是指「人的名氣」，而是解作「受歡迎的程度」，也並非只用來形容人，而是可以用於形容任何事物，例如說「那齣電影好有人氣」，即說那電影很受歡迎。

「急上昇」是「突然冒起出來」和「暴升」之意。

「人氣急上昇」，就是某東西突然好紅、好受歡迎也！

Jetso

前文，寫了一個日本人看不明的偽日文——「大出血」；本篇，待我再寫個英文人也看不懂的英文——「Jetso」。

「Jetso」，乃香港人自創的偽英文字，見於八十年代，解作「好處」或「小便宜」，是由廣東話「着數」音譯而來的！

中國人很是厲害，除了可將全世界任何語言，一一化為地道中文外，更能成功的，把中文變做英文，堂堂正正入冊英語殿堂級《牛津大字典》裏，例如「苦力」(廣東話叫做「咕喱」)，英文是Coolie；煮食用的「鍋」(粵語叫「鑊」)，英文是wok。

據說，香港英語Long time no see，這洋涇濱式字句，又被英文人欣然接受，成為「正統英語」；甚至，有說，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 也殺入了英語世界裏，可見港式英語創作力之強勁。

最後要提，「Jetso」一詞，現簡稱為「So」，正所謂「有so無so，全靠呢鋪」。

賓賓

一個地方的文字語言，足以反映該處的文化質素。

自從香港步入經濟型社會，更被外國雜誌捧為亞洲金融中心後，香港人不管袋裏財富有多少，都愛裝成大老闆樣貌示人，加上，忙於全副時間搵錢，家家戶戶總會聘請外傭回來做家務。

外傭中，多是菲律賓人，亦以女性為主；早期的菲籍女傭，俗稱「賓妹」，後來引伸為凡菲律賓女士，都叫「賓妹」，男則是「賓佬」。

現今的菲傭，不論男女，皆叫做「賓賓」。

幼童學講話初期，口舌不靈，所以必說疊字重複語，父母逗兒玩耍，也扮cute得意的用疊字講話，這叫「幼兒化」。

近年，香港傳媒叫藝人郭富城做「城城」之餘，也稱特區第二號高層政務司長唐英年為「唐唐」，這種表徵現象，有何啟示呢？真係好cute得意啊！

助度過安全快樂春
唐唐籲港商照顧民
內

七個一皮

有次，股市大瀉，恒生指數跌過千點，頓時有人在網上說跌到「七個一皮」，隨即另有人問，何謂「七個一皮」？

「七個一皮」者，原是賭場術語，意為「亂七八糟」也。舊時中國賭場，以賭番攤為主，「七個一皮」，就是來自賭番攤的。

番攤的賭法，是莊家用一小碗蓋着一大堆皮（「皮」，是一顆顆的豆粒或衫鈕之類的物件），當賭客投注完畢後，莊家用長竹「扒攤」，即拿開小碗，將豆粒四個一組一組地分開，攤館稱「一組」為「一皮」；扒攤的人會很小心、及節奏緩慢地逐四個一皮的扒開，到最後，若剩下一粒，就叫攤開一，留剩兩粒，就叫攤開二，如此類推，到攤四。

由於開攤時，很有秩序、規則、慢慢進行，鮮會出錯；但，若心急扒出了亂子，攤皮不是四個一組，而出現七個之攤子的話，便是「七個一皮」了！後引伸為不依正常情況下出現岔子、混亂或一團糟者，就叫做「七個一皮」囉！明未？

攢盒

每逢年廿八，按中國舊例傳統，應要大掃除洗邋遢，但現今，一切以經濟利益為優先考慮，各人當日仍繼續上班搵銀，哪有閒情逸意跟俗例辦事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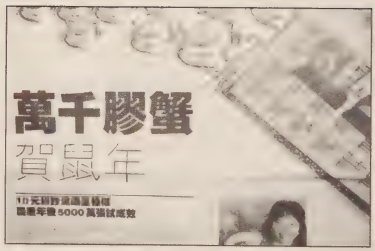
雖然，大家都話是摩登都市人，但一講到好意頭的話，就會特別着意，例如過年時，家中放置的全盒，擺滿各式應節的糖果瓜子，讓親友取吃，這抓拿的動作，我們便稱之為「揍銀」，即「有金執」也。

「全盒」的「全」字正寫，本是「攢」，它有三個讀音：「全」、「盞」、「鑽」，是「聚集」、「積蓄」和「拼湊」的意思。

「攢盒」，原是一個果盤，分成不同形狀的格子，用以裝放各種果品糕點；「攢」「全」同音，兼且「全」字，有「全部」和「完整」意，含樣樣都有的好意頭，加上易寫，係人都識，遂代替了筆劃多而生僻的「攢」字。

以經濟效益，作取捨決定時，寫少幾筆，省卻資源，也慳了時間。傳統文化？慳啲啦！

花膠蟹



《明報》

香港十元紙幣，一直沿用青綠色印製，所以暱稱為「青蟹」；二零零六年，首次發行不是青色，兼且，設計圖案亂七八糟大花面般的十元新鈔，難看得要命，香港人叫它做「花蟹」。

「花蟹」，原先用紫、紅、藍和黃色印在「紙幣」上，到二零零七年，卻轉用「塑膠」印製，遂將這膠質「花蟹」，改叫為「膠花蟹」或「花膠蟹」，亦簡稱「膠蟹」。

幸好，這些「膠蟹」是用紫紅色印製，若用灰色，那就是「灰膠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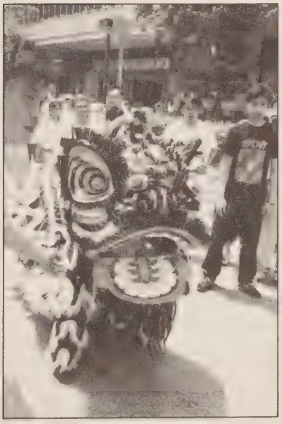
前面的是膠質十元新幣「花膠蟹」，後面是舊款綠色的「青蟹」。

「花膠蟹」的十元新鈔票，不大被港人接受，因膠質摺不到，又滑溜，容易跌失；街市魚販更批評膠鈔沾水後，黏着難數，顧名思義為「黐膠花蟹」也！

醒獅

每逢喜慶日子，中國人愛舞龍舞獅迎賀，鼓樂喧天中，精神抖擻的南派獅子，我們稱之為「醒獅」。

「醒」，在廣東話裏，除「清醒」外，更是「醒目」(即「聰明」)、「精靈」、「生猛」、「有神采」的意思，拿來形容舞獅子的神態，就是「威武靈巧」之「栩栩如生」也。



有說「醒獅」一詞的「醒」字，是清末期間，中國人寄望祖國興盛，寓意喚醒國富民強，查實，這「醒」字，是中國文字因避諱而衍生出來的「忌諱語」。

有說，今日我們讀「正月」(即「一月」)為「徵月」，是因為避諱秦始皇「嬴政」之「政」字音；同樣，「醒獅」之「獅」，本是一隻帶有「吉祥」

意的「瑞獸」，可惜，「瑞」字，與「睡眠」的「睡」音相同，那沒精打采，就不大好啦！遂取其反意的「醒」，所以，「瑞獅」便變成「醒獅」了！醒唔醒？

混吉

中國人愛吉利意頭，所以，語言中，有不少忌諱語、甚至、把「不懷好意」的話，變成「吉利語」，例如，農民曆法的《通書》，為避「書」與「輸」同音，改叫《通勝》。

過年時，見花農賣桔樹，搬來運去，令我想起「混吉」一詞。請問大家，知不知道為何「搞搞震，無幫襯」，會叫做「混吉」呢？並且，這與「食文化」有關嘅！

舊時的食肆飯館，常免費奉送「清湯」款待食客，用鷄鴨的內臟泡水煮成，上枱時，只得「湯水」而無「湯渣」，「清」得「空空如也」；因「空」與「凶」同音，遂改稱為「吉水」。

有些窮人因無錢幫襯，混入食肆裏，混一碗免費「吉水」充飢，這行為就是「混吉」了！

地下情

零八年初，網上淫照門事件，搞到熱烘烘，全球矚目，社會上的討論，由藝人本性，談到傳媒道德，甚至警權過剩，及教育危機處理等等問題。

不知何時開始，經理人公司給年輕藝人的合約上，註明某年歲前不得結婚、拍拖，甚或拍攝接吻鏡頭，簡直是違反大自然生物定律、滅絕人性的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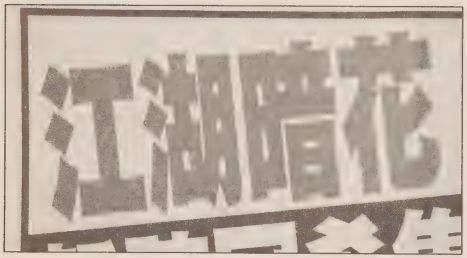
在公眾形象上，要保持潔淨處子掌門人之地位，遇上心儀異性(現可以是同性)時，那不見得光的約會、拍拖，唯有秘密行事，這樣猶如地下組織活動情況，就叫做「地下情」。

「地下情」，不一定發生於演藝人身上，現凡一切不想人知、不便曝光、鬼鬼祟祟進行的under-ground戀情，都是「地下情」矣！

「地下情」一詞，流行於香港八十年代中，有說命名靈感，可能來自剛建成的「地下鐵」，後來更由於一九八六年上映的電影《地下情》而廣為人用！

暗花

香港演藝界的裸照風波，由簡轉繁，從單一界別事件，牽涉到多方層面，除傳媒、警方、互聯網、教育及政界外，還有幫派。



據多份香港報章透露，有人發出「江湖追殺令」尋找淫照真相，《蘋果日報》更在頭版大題：「江湖暗花……」有懸紅緝兇feel。

「暗花」，即「私下付予的酬金」。

「暗花」的「花」，是「花紅」之意。「花紅」者，《辭源》解釋：「辦喜事的犒賞和報酬」，後演變成商舖年結有錢賺，老闆從盈利中抽取部份銀碼，獎賞員工下屬的「紅錢」，這分發「紅錢」的舉措，就叫做「分花紅」，簡稱「分紅」；那些「紅錢」，又可謂作「紅利」。

不管「花紅」或「紅利」，英文都是「Bonus」。

出「暗花」的，不一定是江湖黑道之行為，有時，警方公開懸紅捉賊外，也須另外犒賞一些協助破案而不能曝光的線人，那些酬金，亦稱為「暗花」。

隻揪

自幼，出沒鄙俗市井之地，對粗言穢話無甚反感，可能，耳濡目染早經習慣，視之平常矣！

「隻揪」一詞，縱使不是「爛口」粗言，但從小直覺這是江湖中人才講的術語，所以，我甚少使用！近十年來，傳媒發達，加上互聯網效應，令到很多穢話黑語滿天飛，大家再分不出及不介意這類「次文化語言」的原本身份，只知「啱用」和準確表達到意思便是！

「隻揪」，又叫「隻耷」，即「單打獨鬥」，「一個打一個」之意。

「隻」，本專指「鳥一隻」，後引伸為凡物之單者曰「隻」，例如「隻身」，就是「孤獨一人」也。

「揪」，原作「聚斂」或「抓住」、「扭住」解，沒有「打鬥」意，故此，現時所講「隻揪」的「揪」，應是有「打」意的「揍」字之音轉，雖然，「揪」的「抓」和「扭」也是粗暴動作，但怎及「揍打」的直接？

研究語文，不能因雅俗有別，而分輕重和蔑視，甚至不提不講，不加理會。

過一幢

被人出賣，香港話叫做「俾人過咗一幢」；同樣，利用別人時，就是「過人一幢」。

「幢」，音「洞」，是「層疊累積而成的立方體」，例如「一幢樓」或「一幢大廈」，便是此「幢」字；但現今，全世界都寫錯字，用「戙」代之，將「過一幢」，變成「過一戙」。

「戙」，解作「木長而直」，引伸為「站立直豎」也！

「搵着數」的「過一幢」，原是賭場術語，最先出自「打天九」(天九牌)，擲骰仔取牌前，任何一個有下注的人，皆可要求任何方法「過牌」，較常用的，是過一兩幢牌，用意有二：一是將手風好的牌，轉過到自己位置；二是特意「窒一窒」手氣旺、正在贏錢的人之氣燄；後來，這種「邪門」方法，也傳染入「搓麻將」裏，遂「過一幢」，有「取人家好牌」之意，而衍變成「出賣」和「利用他人」，正正是「攞人着數」(討人便宜)嘛！

擺上枱

前一篇說，被人利用，是叫做「俾人過咗一幢」。

原來，在「過一幢」之前，有另一流行語，是為「俾人擺上枱」。

「擺上枱」字面意，是「擺放在枱面上」，何解「放在枱面上」，就是被人利用的呢？

這是江湖人的常用語，有人解說是兩幫人馬講數（「談判」，即「埋枱」講數，或「上枱」講數），去講數而又能埋到枱的人，定必是有份量之輩；故被人擺上枱，便是取其「有人將別人拉上陣，替自己撐場面」，也含有「利用他人」之意。

另一說法，是「擺上枱」的「枱」，是安放神靈的「神枱」（擺放神位的小閣），一個人被安置與神佛一樣高，意指「有人將別人捧高而替自己辦事」，亦即是「利用別人」也。

最吊詭的，是好些「昇上神枱」的，多是無權無勢無能力的人，竟像「水鬼昇城埠」，根本就「無料到」，最終都是受人擺佈而已！

一幢都冇

在報章上，寫了篇「過一幢」，立即有讀者來言說「幢」的讀音是「牀」、「唐」，而不是「洞」，要我修訂，免香港人讀錯音；相信，該讀者不會知道「幢」字，還可唸作「狀」、「童」和「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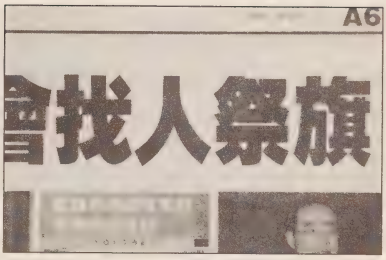
另有一讀者問，為何「一籌莫展」，廣東話會叫做「一幢都冇」。天九牌的玩法，除「打天九」之外，還有「扭天九干」，即如我們象棋的「扭棋干」。

首先，將三十二隻天九牌覆轉洗亂，每幢四隻的疊起，甲乙雙方兩人互取四幢，輪流出牌，牌大的，吃牌細的；輸方要將牌覆轉，讓勝方的牌疊放上面，拿到勝方前面。這樣，第二輪時，以吃得少的那方幢數為準，雙方對等的推牌出去，覆轉洗亂再玩；如是者，到某方輸到一幢都冇時，那才完結。

當「一幢都冇」時，便翻身乏力，無法可施也，遂引伸為一敗塗地的一籌莫展矣！

祭旗

自從藝人淫照事件出現，警方高調扣押「接近源頭」的鍾亦天後，香港各大小報章多番使用「祭旗」一詞，形容警方濫殺無辜的舉措。



《明報》

「祭旗」，本是江湖黑語，在道德高企、影視處權力彰顯的情況下，本應不能見報的，所以，雖然我一直想在專欄解讀，但又怕禍及報館，遂未敢下筆；怎知，這日看報，有關盧維思零三年的「維港巨星匯」一案，在法庭上的陳辭中，見有「祭旗」一語，及估唔到還有英文翻譯，是為「witch-hunt」。

Witch-hunt，是橫跨十五至十八世紀，近三百年，在歐洲的「獵巫」事件，即搜捕女巫，後比喻為「迫害持非正統觀點者而進行的調查」，現多作「政治迫害」解。

「祭旗」一詞，今天在香港廣泛使用，大家皆明白這是「找替死鬼」之意，並且，不大抗拒那是否江湖黑語，甚至，不知那是黑語。

究竟，何解「祭旗」就是「濫殺無辜」、「找替死鬼」呢？下篇再講。

祭旗再談

祭拜，本是人類向超自然力量的一種敬畏，甚或情感的寄託，後演變成一種有宗教性的儀式。

歷史悠久的中國，除神壇、廟堂外，民間留存不少拜天磕地的祭祀儀式。

多本研究明末清初天地會的專書，都紀錄「開堂」儀式中，有一段唱《祭旗令》的過程，並附「歌詞」佐證，所「祭」(即拜祭)的，是場中一個大斗內插着的五方令旗。

天地會是反清復明的地下組織，沒有一個特定宗教神祇，故此，拜帥旗行儀式，代替祭天神。

中國風俗，拜神祭祖必要殺牲，所以，那些被宰的牲畜動物，可算是無辜者。

因上述江湖儀規(及行內語)流入民間，普及使用，遂令「祭旗」一詞，轉化為殃及「無辜」的「替死鬼」了！

最後一提的，是「祭旗」這回事，不是「天地會」獨有的，描述北宋梁山英雄的《水滸傳》，曾多番有祭旗的活動，不過，沒講清楚如何「祭」法！另外，古時軍隊出征前，也要舉行「祭旗」儀式，提昇士氣和祈求上天加庇。

竹升仔

但凡那些在外國長大而不懂中國文化、鬼鬼地、性格豪邁、思想開放、不拘小節的年輕華人，皆被稱為「竹升仔」(女的是「竹升妹」)，究竟，此名何來？

「竹升」者，原是「竹杠」，只因「杠」字，讀音「降」，不吉利，遂有忌諱恐懼症的中國人將「降」改為「升」，取其好意頭喎！「竹杠」，是用粗竹做的竿子。

「竹杠」有別於竹製的「扁擔」，「竹杠」是條完整大碌竹；「扁擔」，是破開竹杠，取其中一片製成的。

外皮本是綠色的竹升，砍離土地後會漸變為黃色，但竹內仍保持白色，所以，那些外表黃皮膚，但內裏卻是白種人思想的中國青年，便叫做「竹升仔」。

美國俗語，指一個持有西方價值觀的亞洲人(黃皮白心者)為「Banana」，記住此字是帶貶意的。

另一形容「年輕中國人」的英文名詞「ABC」，原特指「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Amercian born Chinese」。嚴格來說，「ABC」與「竹升仔」是有分別的，因「竹升仔」只是行為和思想接近西方模式，而不一定生於美國，所以，在歐洲長大的，也算是「竹升仔」。有讀者劉伯來言說，老一輩華僑稱那些在美國出生、英文不好，中文又不通的少年為「竹升仔」，原因就是「兩頭都唔通」也！

篤數

「篤數」，意指「將原本的數目虛假托大」，簡單的說，就是「作大盤數」，「造假賬」也！

「篤」，是「忠實」、「專心」和「病重」解，並非「手指指」、「篤人背脊」的「督」音正字，其正寫是「殺」。

「殺數」一詞，在八十年代初，由香港影圈發揚光大；那時候的香港，影壇蓬勃，報章每日會刊登票房賣座數字，觀眾十分受這些數據影響，加上，政府對那些資料真偽無甚監管，所以，片主樂於「殺」大個數，顯示影片受歡迎的程度。

另外，院商和片主的分賬及上映期之長短，也按賣座情況而作決定，假若尚欠少許便可達到更有利的形勢下，片主十分願意用「真金白銀」去買戲票「托市」，當然，這又是無需即時付鈔的，靠「殺數」便是，結賬時，才慢慢扣數！現引伸為生意往來或借貸的簽單記賬，也叫做「殺數」。

紮馬

打功夫時，下盤站立的「馬步」那「馬」字、正寫是解作「跨步」的「乸」；擺架式而站出「乸步」，叫做「紮乸」。

練武及跟人比併時，紮的是「乸」；若兩國交鋒，兵戎對壘時，紮的，卻是「馬」。

廣東人叫「手下」為「馬仔」，就是源自「人馬」一詞。

「人馬」，本指「人」和「馬」，戰國吳起所著的《吳子》「治兵篇」，首先出現「人馬」之詞：「無絕人馬之力」，後引伸作「人眾」或「部隊」解。

現今，我們稱「得力助手」為「頭馬」，即「頭號馬仔」也。

古時戰役出兵，總要按勢佈局，在山野紮營列陣，兩隊人馬對峙仇睥時，便是「紮馬」矣！

以前的「紮馬」，喻多人「大戰在即」，來到今天，「紮馬」者，不一定動武了，可以解成「兩人各有不滿」，而做出「互不瞅睬」或「各懷鬼胎」的局面，總之，有敵意而未正式動手啦！那又跟武打的「紮乸」，有何不同呢？

跌打

有朋友來電問「駁骨療傷」的那「跌打」，何解會唸成「鐵打」？哦！這是一音之轉而已！

朋友再問，「跌打」，是否意指專門醫治「跌倒扭斷」及「打鬥刀傷」？要解釋，咁就長篇了——

「跌打」一詞，早見於明代章回小說內，本是武術用語，「跌打」與「白打」是相對的。

「白打」者，即十八般武藝中，最後之一藝，指「不持器械的徒手相搏」也！喱！不要以為十八般武藝，就有十八種兵器呀！手無寸鐵與敵對打，才是最高武藝呢！

「跌打」，則指「使用武器過招」也！「跌」，除「仆倒」之外，還有「手足關節脫臼」之意，所以，「跌打」，便由武術名詞轉化為醫術用語。

以前武林界有「未學功夫，先學跌打」的訓令，因練拳或比武，總會扭傷打瘀，若不懂自療，反要找別人醫治，面子何在？

頂癮

而家，香港人稱「十分過癮」為「頂癮」。

曾在《正字正確》一書裏，我講過「心願」之「癮」字，正寫是「懟」，現不想贅述了！反而，想同大家研究一下「頂」字。

「頂」，原是「最高最上的部份」，所以，引伸為「頭部」之意；因在「最高最上」，故又作「支撐」和「抵住」解。

「頂癮」一詞，在七十年代前，多指「暫時抵得住某種大癮頭的引誘」，例如「酗酒」的人，喝一小口酒，雖然不足夠，但算是「頂吓癮先」吧！

「頂」，有「捱得住」的意味，故吃苦的人，常言「頂硬上」，便是「抵得住困境」也！

語言之解釋，會隨着世情而變；今天，年輕人說「頂癮」，已跟「吃苦」無關，卻是「比過癮更過癮」解。「過癮」者，即「十分爽快」也。

這兒「頂癮」的「頂」，不知是「因為頂得住，所以很過癮」吖？或是「頂級的過癮」？總知，超乎預期的有趣事物，就「好頂癮」啦！

頭痕揼頭

流感肆虐，有學童相繼感染死亡，在此非常時期，香港政府仍眼光光，不知所措，還將學校應否提早放復活節假的責任，推卸落校長和家長自行決定，這樣的表現，真教人「揼頭」。

「揼頭」，原意本是「用手指搔頭皮」，但現今的解釋，已轉化為「摸不着頭腦」之意！

「揼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頭痕」，若頭顱不痕癢，便無須伸手去揼吧！

「頭痕」是廣東話語，即「頭皮痕癢」也！

今天，一個人「頭痕」，再不是指他「頭皮癢」了，而是他有「滿腦子未能解決的問題」，即「有麻煩」也！而且，還是「大麻煩」！

當絞盡腦汁，也想不出解決方法，及找不到答案時，那不是「揼頭」，而是「揼爆頭」或「揼爆腦」。

每當想起香港政府官員們那些庸碌相時，真係「頭都痕晒」！

打齋鶴

舊時，死了人的家門前，會豎起一旗幡，杆頂掛有一隻紙扎白鶴，這紙鶴，叫做「打齋鶴」。

古時，死者的家人請道士到家裏誦經，做法事，超渡亡魂升上極樂世界去，便是「打齋」，即「做法事」也！

中國傳說，人死後，須騎鶴才能往西天樂土，所以，祭品中，總不可缺一隻「打齋鶴」。

廣東歇後語「打齋鶴」的尾句，是「導人升仙」。

「升仙」者，有兩義：直接的意思，就如文首所說，升級為神仙，到極樂世界去；另一個解釋，是引誘人習染不良嗜好。

舊中國社會，有四害：「嫖賭飲吹(吹鴉片煙)」，這四種害人嗜好，上癮的快感，是會欲死欲仙，遂「導人升仙」，實是指「害死人」也！

細路走佬

流感橫行，戕害小童，有周刊封面印上顯眼大字：「專殺細路」，可見其形勢嚴峻。

「細路」，是廣東俚語，即年幼的「小孩」、「小童」。

「細路」的「路」字，正寫應是「獠」，現俗寫為「佬」。「獠」，本是「低下奴隸」之意，後簡化寫法，或廣東人自創新字，出現了「佬」這個字。

「佬」，原讀「老」高上聲，泛指「成年男子」，如「有錢佬」、「鄉下佬」。

有趣的地方，「細佬」一詞的「佬」字唸高上聲時，是「弟弟」之意；若讀作「路」，則解「小童」。音不同，連意思也有別。

與此同時，「潛逃出走」之廣東話，叫做「走佬」，查實，「走佬」的正寫，偏偏卻是「走路」。

「佬」與「路」兩字的混淆對調誤用，源自廣東話發音有九聲之故。不少詞彙的讀音，早已約定俗成，無分對錯的，例如「武松」，不叫「武虫」，而叫「武籠」；「西藏」唸「西撞」，不是「西牀」，反而「唐三藏」的「藏」，定必讀「撞」哩！

好在仲有×××

香港政黨「公民黨」成立兩周年，開記招宣告改黨徽外，眾高層黨員手持寫着「好在仲有公民黨」這新口號的字畫，任記者拍下歷史見證，永留青史。

「好在仲有公民黨」一語，相信意指「幸好還有公民黨」吧！

小學三年班的書友仔應該聽過老師說，「仲有」的「仲」音字，正寫必定係「重」，而非「仲」。「仲」只是個借音字，本作「排次」和「姓」之用。「重」除了是「重量」、「重複」和「重要」等讀音和意思外，它亦可解「還」和「更」，此際，就是唸「仲」。

「好在仲有公民黨」不單錯了個「仲」字，「好在」也是不對的。「好在」一詞，解作「好處盡在」，但又怎跟「重有」相連接用呢？「好在」的正字，其實是「好彩」，原意應是謙虛的「幸好」。「在」讀成「彩」，只不過一音之轉而已！

公民黨是由一群高學歷的專業人仕組成，尚且白字連篇，可見香港教育之得人驚，好彩重有一些識字的小學老師，和我等專欄，向同學仔說清楚！

撻着

香港新語之精采處，不單只有中西文化交雜的混血兒式美態，還是隨意變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奇，但每個詞匯背後，都是有跡可尋，依脈胳承傳的！

兩人初次邂逅，四目交投，有觸電感覺時，以前的講法，是「過電」，現今，可以叫做「撻着」；不過，要真真正正的「撻着」，仍須繼初相識後，再有進一步動作，才算complete。

「撻着」，有「啟動」之意，源自「開動汽車引擎」之「撻火」(或「撻匙」)，大陸話叫做「打火」。這汽車之「撻火」，來自英文start的音譯語，讀音本應是「時撻」的，不知何故，香港人卻省掉前面的「時」音，只保留個「撻」，例如「撻唔撻得着呀？」

「撻着」一詞，不一定指「兩人情投意合」的「開啟時刻」，當一個人因被某人的言行(或某事物)觸動神經，而令情緒波動發難，那引爆點，也可叫「撻着」，例如，有關「奧運」和「四川地震」的一些非主流言論，經常引起內地網民和憤青的譟動，那便是「撻着」佢哋神經線了！

謝皮

「謝皮」一詞，流行於八十年代初，至今，近三十年後，間中仍有人在講，但已不再風光。

「謝皮」，是「頹喪」、「疲倦」和「一蹶不振」的意思。

何解「衰敗」之貌，會叫做「謝皮」的呢？

「謝皮」的「謝」，取自「凋謝」的「謝」。「凋」者，「謝」也！即「草木敗殘落」解！「凋謝」兩字含意，就是「草木花葉萎落」解。

「謝皮」的「皮」，應是「收皮」的「皮」。

「收皮」者，指「收檔」、「收工」，並含「沒有好下場」的「結業」意。

「謝皮」，正是「謝到沒有好結果」，即「衰敗到很盡」，故「後繼無力」，便叫做「謝皮」。

「謝皮」，不一定指「人類」的情緒，電視劇不受歡迎，店舖生意欠佳，都可用「謝皮」一語來形容。

「謝皮」兩字，少人說了，但簡略版的「謝咗」、「謝晒」，或加長版的「謝過謝贓」卻還大有市場，經常廣傳於香港人的悠悠之口。

實Q

若不是被傳媒揭發，相信，香港政府與各大地產商絕對不會自動通告天下，旗下物業的「公共空間」，可讓全港市民使用！

這些「以地換地」的民眾資產，不特只「公為私用」，曾經，有老人家在這些地方稍坐歇息，也被該處的「實Q」驅趕，銅鑼灣的時代廣場，正正就是典範中的典範；事後，「實Q」的老闆大聲說，這只是保安員「過份熱心」所致喎！

以前，樓宇、貨倉或地盤的「看守者」，一律叫「看更」，現今，全部叫「保安員」或「護衛員」，但坊間卻愛俗稱他們為「實Q」。

「實Q」，來自英文security的音轉，其實，嚴格來說，「保安護衛員」應是security guard；若再細分，「看更」、「保安」與「護衛」的職責皆有不同的：「看更」，多指大廈管理員；「保安」，可以是看更的別名，也是個別公司自家的護衛員；「護衛」，泛指銀行的保安及押戒員，現為富豪的「保鏢」。

不受人喜歡的「實Q」，則叫做「食Q」。

搞鼠棍

新晉女政客梁美芬為爭取曝光，穿紅着綠化靚妝，蹲在十數老鼠籠前擺姿勢，讓記者影相，讓人們知道她出錢請了大陸捉鼠專家，來港滅鼠；隨後，有報章讚許梁婦為「搞鼠棍」。

「搞鼠棍」一詞，我還是首次聽聞，舊廣東俗語裏，卻有「專門製造事端」的「攪屎棍」。

「搞」和「攪」，雖然音同義近，但用法上，仍見差異。

「搞」字，古時只作「橫打」和「短杖」之意，到近代才有「做」、「弄」和「設法獲得」的意思，如「搞關係」或「搞生意」。

「攪」，是「擾動」、「拌和」也，例如「攪亂檔」或「攪拌機」和「攪動」。

「攪屎棍」，就是那條插入糞缸中攪拌的「擂漿棍」。

「擂漿棍」，本是在沙盆中研碎米、豆等用的木棍，有時，也用作將漿料攪成糊狀，所以，叫做「擂漿棍」。

「攪屎棍」者，攪到臭氣熏天，遂被喻為小題大做，越攪越涊（音近「禾」）的「搞事棍」。

走鬼

在街頭擺賣的小販不怕風吹雨打，最驚的，是「走鬼」。

各位又知唔知：「何解被警察驅趕，會叫做『走鬼』呢？」

嚴格來說，「走鬼」，不是「被驅趕」，而是「走避差人的拘捕」。

五、六十年代，香港戰後重光，從中國大陸南下者眾，經濟不景情況下，為了糊口，街邊出現不少無牌的流動小販，警方維持治安及秩序，常派警員拉人；由於當時帶隊的幫辦(即督察)，多為外籍洋人(即「鬼佬」[1])，所以，走避鬼佬緝拿這動作，就叫「走鬼」。

當年，小販稱那些洋督察為「狗王」，這不是指被他們捉着、有若被狗「咬」了一口般慘情，而是譏諷跟着「狗王」來欺負同胞的本地華人警察，像漢奸般「走狗」，他們的阿頭，就是「狗之王」也！

「走鬼」一詞，現今很少在街邊聽到了，反而，在學校或辦公室內，為走避老師或上司法眼時，才間中有人衝口叫出。

註①：清朝時，廣東人已稱洋人為「鬼佬」的了！

好狗

近年，香港年輕人常說的潮語，愈來愈簡化，例如，指一個男仕很英偉，說他是「好英」，又或，形容一個人很豪氣，便是「好豪」。「有型有款」者，則是「好型」；追得上潮流打扮的，叫做「好潮」。

那麼，「好狗」呢？

「好狗」當然不是指一隻「無病無痛的健康狗」，甚或「好漂亮」、「很忠心」的狗吧！

「好狗」的「狗」，是將一個人比若一條狗。

「狗輩」，是罵人的詈語，指其言行品德極低劣下流。

「好狗」，就是一個人似足狗一樣的討厭；不過，應該是連狗也不如的人，才配用「好狗」來形容。

林瑞麟先生，你話我說得啱唔啱呢？

反艇

世間，歷來有多種方言土話，是因為源自地域性的差異，加上，不同時段和民情變化，就算同一天空下，都有不同的演繹解釋。

被視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本來是一個小漁港，所以，因地緣關係，仍保留着不少與艇戶有關的詞匯，例如：「包艇」、「坐艇」和「反艇」。

「包艇」，意指「獨家租用整隻艇(的使用權)。」舊時，廣州有妓艇花舫，叫「花艇」或「花尾渡」，常被西關大少「全包」起來，招待好友的，這就是「包艇」。今天香港俗語的「包艇」，說一個人在賭桌上，全輸給所有賭友，即「包輸」也！

「坐艇」，並非安穩的坐在船上，而是賭錢時，輸到動彈不得，翻身無望、一籌莫展的心情。

「反艇」的「反」，應是「翻」，輸到翻艇，可算是「輸到全軍覆沒」；「翻艇」，亦作「跟人反面(翻臉)」解。

在再沒有漁民的大都會，當今，只剩下一批勇於投機的賭徒。

屈機

長久以來，香港一直被冠為「文化沙漠」，理由是這兒「沒有文化」，但另有一批死士卻力挺香港是集全球文化於一身的世界大都會。

文化，並非計多少，而是重質素的，除此之外，還要看生產的創造力，及持續的生命力。

香港年輕人常因反叛而創新不少潮語，「屈機」便是其中一例。

「屈機」一詞，是作「強勢」、「很出色」、「十拿九穩」和「贏硬」解，有點像國語的「很棒」，不過，「屈機」的背後，含有「抓着漏洞」及「恃勢凌人」的弱肉強食意味！例如：「你咁大隻，同你隻揪？你屈硬機啦！」

「屈機」的來源，是與時代演變有關，可指打遊戲機的人，玩到出神入化，技藝超群之意。

「屈機」，流行了只不過年多，就話已經開始out out哋了！不長命的文化，算不算文化呢？有創意，而質量不佳，又如何評價呢？

屈機修正

那日，在《AM730》報，我的專欄裏寫了前文那篇有關「屈機」的解說，旋即收到近百個E-MAIL，指「意思是對的」，但講得唔清唔楚，更有讀者「命令」我要作出更正！

好呀！有錯要認，打就企定吧！

看畢眾多有識之士來函，總結講法，話「屈機」一詞，早自八十年代初便出現的了，意指「玩家利用遊戲機的程式設計漏洞，令對手無法反抗而輸掉」。

有一位朋友解釋得很詳細：當年的街機(店舖內的遊戲機)，多是「2D橫向格鬥對打」的，例如Street-fighters(街霸)，或King of fighters(拳王)，因遊戲機能顯示的畫面有限，當其中一方把對手逼到畫面一角最盡處，利用對手再無活動空間的漏洞，向其不斷出招，使他無力招架，死於連續的招式下，便是「屈機」。

前文，我說「屈機」有「恃勢凌人」的解釋，是訪問過兩位港大同學，和一位英國留學回港的朋友仔才寫的！怎知來源卻寫不清楚！幸好有一班文化監察者，多謝！

屈得就屈

本篇講的「屈」，不是最新潮語「屈機」的「屈」。

被人冤枉，香港話叫做「屈」。

嫁禍他人，也是叫做「屈」。

「屈」，若查字典，只能看到「屈服」、「委屈」、「屈辱」或「冤屈」之詞，何解單字一個「屈」，會變成「冤枉」及「嫁禍」的呢？哦！還有一句「屈打成招」，明未？

「屈」，跟其他俗語一樣，多由黑道中人講起，流入「民間」，淡化江湖味後，變為流行常用語。香港作家愛將方言入文，連用字嚴謹的司徒華也在專欄裏，寫「屈得就屈」一詞。

「屈得就屈」，顧名思義，是「可加罪的，就肆無忌憚地冤枉去也」。

另外「屈」，又可解為「敲詐」，例如：「我哋諗計，去屈佢一筆！」(我們想辦法，去敲詐他一筆錢！)

現今的「畀人屈」，以前的講法是「畀人砌生豬肉」也。

格價

在一個只講求利益着數的凶狠社會，陰謀陷阱密佈，即使行事小心也徒然，要免遭招損，除了不貪心之外，還須有智慧的思考力。

百物騰貴下，小市民平日只好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本地經營超市的財團，看準小市民的慳家心態，推行一招教導市民精明選擇的格價大行動，呼籲消費者到不同的超市比較貨品售價，看來，很為市民着想，怎知，被傳媒踢爆，那些每日花大量廣告費刊登「溫馨提示」的超市，其售價往往比坊間辦館雜貨店貴多一倍！

「格價」，是「價格對比」的意思，大家又知唔知含「較量」意的，何解要用「格」字？哦！它是「打鬥」和「對敵」意嘛！例如「格鬥」或「格殺」！只說對了一半。

「格」的古意，有「糾正」及「推究」，例如：「格其非心」與「格物致知」，並是「規矩」和「標準」：「規矩」、「合格」或「資格」。

明白全部「格」的涵意，自然感受到中國字的能量，也該看清楚財閥們的品格！

搞嘢

那個梁美芬婦人，忽然空降西九龍地區，諸多做作，花了很多錢經費，做宣傳，原來，話要出戰今年立法會選舉，在此呼籲選委會計清楚此人的競選費用！

梁婦人當年曾力挺《基本法》23條，今天，對記者說「早知其他對手會拿此事攻擊她」，並強調：「我最擔心他們(對手)不講。」這位婦人繼被報章稱許為「鼠王芬」之後，她又表示日後有「一波接一波」的行動：「我以前讀大學是做學生會會長，我很懂『搞嘢』。」

語文是表達人類思想的工具，除了有「字面」的「表面意思」外，也常含有「字面」看不到的「潛台詞」。

「搞嘢」一詞，是香港粗鄙語，流行於市井低下階層，字面解釋是「搞作」、「搞事」或「搗蛋」，但原來，「搞嘢」的意思，早已有變，不再是單單純純的多手多腳搞搞震，而是不三不四、不正經的「性愛」行為之代名詞！

在中國政府倡導和諧互愛的大原則下，名震香江之「鼠王芬」梁婦人高調地說很懂搞嘢，相信，不會是作出淫亂的搗蛋壞事吧！

死撐

「死撐」一詞，是近年最具「香港精神」的精品。

「撐」，有「抵住」和「支持」意，「死撐」就是「誓死頂下去」也！

另因「死撐」含「不理性」的篤力支持，跟「死鷄撐飯蓋」有異曲同工之效，令「死撐」分為正面和負面兩個用法！

香港傳媒報道，不少中小學校長接受教科書書商、校服商提供的贊助和禮物，包括超級飲讌、旅行團費，甚或「免費終身借用」電子白板。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張志鴻表示收取書商贊助，是沒有問題的，並力撐並不違法。

世上，不違法的事，多得很！能穿過法律空隙的事，便可以理直氣壯地大力去幹一番嗎？

我多次呼籲友儕送子女出國唸書，就是怕小孩被這些壞腦思維污染。當香港（其實是中國）一面倒的推行愛國教育時，為何不提倡先愛自己的教育？個人道德和羞恥自律的獨立反思，比任何鑽法律罅來死撐更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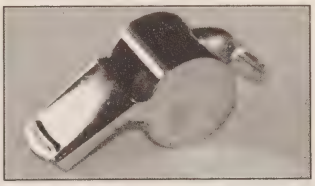
吹鷄

有人問：「吹鷄」算不算是黑社會背語？我的理解：當然不算啦！

廣東話「吹鷄」，是中國語文的縮略詞，原文是「吹銀鷄」，北語是「吹哨子」。

「哨子」，是一種輕便的小笛子，常於發號施令時使用，例如比賽開始，鷄聲一響，眾健兒便向前奔跑……又或球賽完畢，「吹鷄」收場。

在香港，學校上體育課，老師會「吹鷄」向學生發出召集訊號，哪為何「吹鷄」會變成「黑語」的呢？原來，在監獄內，獄警亦用吹哨子的方式，通知囚犯集合，警務人員稱這舉措為「吹鷄」，即是說，「吹鷄」一詞，本來就是民間簡單的常用語，再而演變成警界術語，哪誰說這算是黑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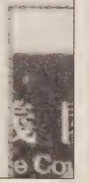


還有，「吹鷄」的「鷄」字，正寫應是「牛」字部首的「犄」，國粵音皆近「機」，北方人讀「機」若粵音「鷄」，遂「吹犄」變成「吹鷄」。吖！說漏了，「犄」是「獸角」，以前「吹犄角」來作「吹號角」的！明未？

吹雞勒索影音店

【本報訊】黑幫「大佬」疑藉詞所買影碟不能觀看，前晚向旺角一間影音店勒索，並「吹雞」召來十多名手下恫嚇店員，在附近監視的反黑組探員表露身份，群漢分頭逃走，經一番追捕，卒截獲四名男子，包括懷疑「大佬」；四人昨被押解返回住所搜查，並無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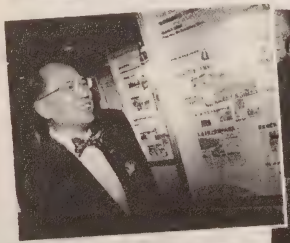
稱光碟有問題要賠償



《東方日報》2008年5月3日A18頁

◆籲傳媒「膽、正、命、平」

煲呔四字箴言贈報人



行政長官曾蔭權(見圖)昨出席香港報業公會「二〇〇七年香港最佳新聞獎」頒獎典禮時指，香港報章在社會互動，將互聯網帶來的挑戰，由危機轉爲機遇。

[illegible]眾：「命」是使命；而平，就是公平、持平」，只要傳媒可以做到這四個

《星島日報》2008年4月29日A16頁

膽正命平

可能，曾特首拉攏了傳媒人做幫閒，所以，度出來的點子，也離不開「新聞界」和「食字」(即「文字遊戲」)的舊有思維。

曾特首出席香港報業公會「最佳新聞獎頒獎禮」、演說時，以「膽、正、命、平」來勉勵記者。他說：「膽」者，「膽識」也；「正」是「正義」；「命」是「使命」；「平」是「公平和持平」。曾特首認為，只要傳媒做到這四點，便不會被時代淘汰！

哦！收到！阿媽係女人吖嘛！

玩食字GAG，不是不可以，但點解曾特首會選「膽正命平」做例呢？

正宗的「膽正命平」之「膽」，作「勇敢」解，而膽量的根源，是來自後面那個「有正義和正氣」意的「正」字；「膽正」，即「無有怕」也。「命」者，「生命」也！「平」，是「便宜」的合音字；「命平」，就是「賤命一條」！

「膽正命平」原是草莽、嘍囉或準烈士，自以為做一樁有意義的壯舉前，對自己的評價。特首用這「不怕犧牲的精神」來指導傳媒，不會另有所指吧！

喪跑

今年(零八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用嶄新手法，以潮流用語出題，原意應是好的，可惜，卻換來一片責罵與批評。

試題中，提及的，有「喪」這個潮語形容詞，並解釋及舉例為有「極其」、「誇張地」的意思，如「喪喊」、「喪玩」。

「喪」，本指「亡」也，衍化為「失掉」、「忘記」和「死去」，甚或是「哀葬死者的禮儀」，又指「人的屍首」。

「喪」，能成為香港潮語，是娛樂雜誌的side effect，每當娛記見藝人「笑到反肚」、「玩天光」、「跑個不停」，就會在封面用大字寫成「喪笑」、「喪蒲」及「喪跑」，將「喪」字來代替「發晒癲」。

那日，當港協暨奧委會宣佈香港聖火傳遞火炬手名單時，說這批人可反映「社會的縮影」。名單內，商政界人仕比運動員更要多，立即引起市民指摘是政治分贓，不尊重奧運精神，簡直是一個令人喪笑的喪跑喎！

補充一下，潮語以外，成語有「喪心病狂」和「喪家之犬」及「喪魂落魄」。

Kai子

有讀者來郵問「茂李」和「Kai子」兩詞的典故來源。

「茂李」一詞，正寫是「瞀里」，我曾在《正字審查》一書內講過，不再贅述了！

「Kai子」，可作「茂李」解，即「蠢人」、「傻仔」、「無料到的人」也！

「Kai子」的「Kai」，唸近「一Kai Kai橙」(「一片片」之意) 的Kai音；其實「Kai子」一詞，是從台灣傳來香港的；「Kai子」的正寫，是「獃子」，對了！「書獃子」的「獃」字，粵音「die」，解為「呆癡」、「不明事理」及「懵懵地」。

在台灣，「Kai子」一詞，流行了近三十年，流入香港也有一段日子，到近年才突然多了年輕人使用。

八十年代初，台灣黑幫當道，江湖人有背景，他們稱那些身家清白 (沒有加入黑社會的人) 做「Kai子」，取其「無料到」、「無身份」和「無餡」之意，並視這些獃子為「傻仔」或「蠢仔」，背後潛台詞即說自己是「勝人一籌」的「叻仔」也！即如香港黑人物叫非幫會人仕為「老襯」一樣，自抬身價。

早響

因香港考評局以潮流用語入題考試，引起社會對這些年輕人次文化語言的關注和討論，相信，最為「受害」的，並非學生，而是靠提供考試貼士及習作的那些補習天王天后，他們按舊有既定的出題模式，「推敲」和「預測」考題，以貼中為招生賣點的，這次，考評局跳離範文框架，令那些所謂天王無路捉，真係一大德政！

香港年輕人的潮語中，有「早響」一詞，意謂「早一點講出來」，或「預早通知」。

「響」，用作名詞時是「聲響」，可引伸為「說話」；若用作動詞或形容詞，則是「響亮」之意。

「早響」的「響」來自市井語之「爆響口」，字面意是「大大聲的講話」，背後喻作「事先張揚」。

香港教育制度一塌胡塗，逼得學生哥以考試求分數為讀書主要目的，所以才讓那些名為補習，實則賣貼士圖利的天王天后，揸跑車上班。

我奇怪的是，何解眾天王常早響的試題，都會貼中的呢？不知廉政公署有沒有留意到呢？

有鑊味

今年(零八年)年中，香港英文會考期間，有補習天王涉嫌「侵權、作弊或串通」，而考評局將案件交予執法部門處理，該天王任職的補習社董事隨即開記者招待會，以極旺角口音的英語，表明跟上述天王劃清界線。

聽那位董事口音，令我想起，中文字讀音亦常因地區不同，而產生變化，除了讀音有異之外，連字，也換了第二個，例如，家長和老師不准小朋友講的那個「大鑊」一詞，其實，本字是「大禍」。

特首和議員們經常講「大鑊」這個詞㗎啦！有乜問題？如果「大鑊」是禁語，那麼「頉鑊」又如何？「頉鑊」，即白話文的「背黑鍋」，廣東人叫「背」為「頉」，「鍋」為「鑊」！

另一個跟鑊有關的香港俗語「有鑊味」，那不是廚子炒菜夠「火喉」的「有鑊氣」，而是預先感受到「大禍將至」，也可叫做「有爛味」！

只顧搵錢的功利社會，令人熱衷「大禍臨頭各自飛」，從不講道德和責任。

單挑

有記者問我：現今潮語氾濫，會否擔心中國語文水平下降？任何事物之高與低，雅與俗，總要有比較，才能下個定論。

以往，隻身單獨跟他人對打，俗語叫做「隻揪」，而「隻揪」一詞，更被老師視為粗鄙下流語，不准學生使用的。

最近，坊間潮語，將「隻揪」這「單打獨鬥」意的禁語，改為「單挑」。從表面上看，「單挑」即是「隻揪」，但細緻分析，「單挑」除代替了「一對一」的「隻揪」外，它更含有「單人匹馬」的向「眾人」或「大勢力」挑戰之意味。

有日，一份報紙和一本雜誌，分別用「單挑」報道胡錦濤跟日本國家乒乓代表較量，及香港一女藝人公開指斥電視台。好啦！修詞上，「單挑」確比「隻揪」文雅得多，那麼，我們就能夠證明「潮語」的水準很高嗎？同時，是否又反映當今香港的文化「止跌回升呢」？

上腦

脾氣暴躁、性格剛烈的人，理性不足，感情用事，稍有不滿，腎上腺便會波動飆升，火遮眼，做出自己控制不了的怪行，香港新語稱這「氣上心頭」之舉動，叫做「上腦」。

顧名思義，「上腦」者，即「充血上腦」也！

現今世界，步伐急速，人們根本沒有靜心停下來喘息的機會，加上經濟和工作的壓力，「狂躁」已成為都市人的通病，只要遇到丁點兒不合心意之事，便即時發作，失去理智。

「上腦」一詞，除了是「情緒起伏」的表徵外，也通解為「對某些意見的執着迷癡」，不管是非黑白，儼如一言堂般，只覺得自己的言論或決定才是對的，這類自以為是的人也會被人指為「上咗腦」。

醫學上，也有「上腦」的病症，就是細菌的感染。當病毒隨血液流動，擴散到腦部時，此乃「細菌上腦」！

病仍有得醫，但「思想」壞了，點醫？故稱為「壞腦」！

無腦

早前，有個調查報告話，打工仔最不喜歡聽到老闆說「你有無腦㗎？」這罵語，讓我即時想起一件事：奧運傳聖火，是全球所有中國人高興的盛事，在香港，政府為了「全民參與」，遂致函全港十八區區議會，促請尊貴的議員們提名當區有貢獻或具代表性的俊彥，出來做一百二十多名火炬傳遞手的其中一員。

深水埗民協的馮檢基議員提名自己上榜，記者詢問原因時，他答「因傳聖火是件一生人至為難得的光榮事，加上，我在深水埗的影響力不少喎！」哦！係呀？

江湖傳聞，最愛面子的曾蔭權特首本想當香港火炬第一棒的，也為免被人指摘「以權謀私」而放棄了光耀門楣的大好機會！這就是「有腦」的表現啦！

民協馮檢基一見有得威，就撲住上，佢有無用腦，我不下判斷了！但選舉投票時，我一定會提醒選民要用腦咯！

囧

文字，是「語言的符號」，即「紙上的說話」，看到文字符號，便明白書寫者的心裏話！

中國文字，最原先，是從象形寄意開始，再而發展為「形音義」的「六書」造字法。

進入電腦年代，圖案取替了文字，成為新一輩傳情達意的「語言符號」。

最近，網上流行的新字，這個「囧」，本是中國的古字，在「口」字部首內，可寫作「冏」，音「炯」，是「明亮」、「光猛」的意思，因它的造型，象兩條八字眉低垂，加埋下邊張開了「O型嘴」嵌在臉上，遂被網民用以表達「驚恐」、「尷尬」、「困惑」與「無奈」的「象形文字」，也有人將此鬱悶的表情，引作「變態猥瑣」解，但從無人理會它的讀音。

「囧」，這個舊到千年無人用的「死字」，因電腦網絡而重生，並賦予新解，兼且，不限於華文世界，隨着網海「火星文」的傳播、通用、及至文字大統一，將來，人類的溝通，不再是靠聲音，而是全依賴形象符號時，那才是文化大倒退啊！

抽水

有好友提我，四川地震國難當前，最好少講「天譴」二字。嗟！理直氣壯，何須忌諱？嗆！大陸公安和民眾捉到幾個趁亂騙取捐款的無恥之徒，這些敗類，就必遭天譴啦！

「討人家便宜」，除前文的「過一幢」之外，香港話又可叫做「揩油水」，俗語則是「抽水」。

「抽水」一詞，亦是源自賭場術語，尤以麻雀館最常用，即指一方勝出，便要在贏得的利錢中，抽取某比例的數目給麻雀館，作為「租金」；若幾個朋友在家耍玩，也會抽少許出來，作飯局結賬之用！

「抽水」，除了是賭場術語外，近年，也引伸為「性騷擾」之「鹹豬手」非禮行為。手多多，觸摸他人，佔人便宜，文雅的講法，是為「揩油」；通俗的，則叫做「索油」。

「索油」的「索」字，雖然有「討取」之意，但正寫應是「吸吮」的「嗍」；試想想，乾巴巴的水棉掉到水裏，那特強吸水的形態，就明白「吸吮」的「嗍」，比「討取」的「索」，更為正確的了！

惡搞

時間流轉，可以改變一切；地域阻隔，能孕文化差異。

近年，較為流行的香港話，有「惡搞」一詞，意指「搗蛋的搞作」，最常見的，是顛覆他人創作，將一些嚴肅、正經的事物嬉戲化，再創造、搞出另一引人發噱的版本，英文叫「parody」。

恆久以來，廣東舊語裏，早有「惡搞」這話，但它卻非上述「搞搞震」之事，而是「很難做」、「難辦妥」及「處理上，有難度」之意，例如：四川大地震的善後工作，真係好惡搞！

當今潮語「搞鬼作惡」之「惡搞」，源自日本語Kuso，是「屎」的意思。

日本網絡遊戲Kuso game（死之火槍），男主角被人痛擊時，便會大叫「Kuso」（屎啊！），有若英語「shit」一樣；透過互聯網，「惡搞」一詞由日本傳到台灣，這種「很爛」、「胡鬧」的行為，轉化為「有創意的再創作」，抵港後，直銷上大陸，經內地網民發揚光大，現再無人理會舊廣東話的原意了！

潛水

在一個「潮語」討論會上，主持人說得對：「同一語匯，用於不同範圍或環境、時空，就有不同的意思。」

今年會考試題，大玩潮語，內有「潛水」一詞，考評局怕考生不懂，特意附上註釋：「出走以逃避責任」，嚴格來說，這解釋仍不大準確！

上述試題的「潛水」，當然不是指運動項目啦！也不會是香港的士司機們自創的行內語注解：「正在過海途中，在海底隧道內」！

現今潮語「潛水」一詞的起源，本是來自黑社會語，那個單字「潛」。

江湖隱語中，經常大玩文字遊戲，例如叫「刀」做「青」，是因為他們崇拜的關公所用的「青龍偃月刀」。黑語稱「因逃避而失蹤」為「潛」，原因是將「潛逃」兩字，拆開成幫會秘密語，「潛」者，即「逃」也！

今人不明原意，只知有「潛水」這玩意，而忽略有「潛逃」這詞語，正好反映咱們浸淫於吃喝玩樂的忘情國度裏，多過仿效關二哥月下捧書夜讀的學習精神啦！

浮頭

現坊間，將「潛水」一詞解作「潛藏」、「潛逃」，意取「隱沒在水深之處，無人能見」也！

「潛水」，有一個「相反詞」，已成為我們的常用語，是這個「浮頭」。

「浮」，是「漂於水面」的意思，「浮頭」就是「頭現出水面」，即「露面」也。

「浮頭」的「浮」，香港老師只按字典注音教學生讀作「虛浮」、「浮誇」的「浮」(fau⁴)；其實，「浮」的古粵音是「蒲」(pou⁴)。

唐代以前，漢語無f音，「浮」，本唸bu，後來，b變音成f，例如：「外埠」的「埠」，現讀近「否」音的fau⁶；古時，這個「碼頭」意的「埠」，是唸「步」(bou⁶)，輪船泊岸的「船到埠」，便是這「埠」，但今人寫為「到埗」。

「浮頭」，寫成「蒲頭」，與「到埠」變成「到埗」，是因為大家重音不重義之故；同時，現今新一代語文老師古文根柢不足，更不會知，廣府話在保存古音中，將b音轉讀為p。

最後，要提醒政府的司長們，「浮頭」是黑幫隱語，請勿在高貴的議事廳內講呀！否則，又……

較腳

前文，寫「潛水」的相反詞，是為「浮頭」。今天俗語「浮頭」，俗寫為「蒲頭」，作「浮出水面」解，除「露面」外，更含有「潛伏一段時間後，終於出現」之意！

今篇，講「潛水」的同義詞——「較腳」。

「較腳」一詞，是七十年代初的學生潮語，本作「走堂」(缺席)的意思，但，引伸為「逃學」，再轉化成「逃亡」、「走路」(音佬)。

有趣的，是這「校園用語」，墮入民間後，卻變為黑社會背語，按江蘇教育出版社的《廣州方言詞典》解釋：「較腳，黑話。走人，溜走也！」究竟，「較腳」一詞，是香港話吖，或原是廣東黑語呢？要待高明指教！

「較腳」，可簡單的說為「較」，而且，有急忙「撤離」意，例如：「有差佬呀！較啦！」

當年，另有一個與「較」同義的「涼」(注音)，也是「離開」之意，中華字海裏，只有「踉」這字同音近義，但，我未敢肯定此乃正字正寫，有無人幫到我呢？請賜教！

爛 GAG

友儕聚會，風花雪月，總有人愛胡說亂謅，搗鬼講笑話；幽默有趣而新鮮者，博得三兩笑聲回報，反之會被斥為「爛GAG」！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言語無可避免有中英夾雜，「爛GAG」一詞，就是香港人發明的詞彙。

「GAG」，作「笑話」解，始於香港八十年代初，興起一股喜劇電影潮，那群在外國唸電影的新導演，回來轉拍搞笑戲，他們不懂中文字庫裏，早有「插科打諢」這熟語，偏用上近義的英文「Running gag」，從那時起，電影人便一窩蜂的，將「GAG」當為「笑話」代名詞，殊不知，「GAG」還可解作「箝制言論自由」之意！

「爛GAG」的「爛」，並非「損壞」、「潰爛」的「爛」，卻是「差勁」、「很沒水平」也！它更非廣東話，而是從台灣傳來的，指人講國語很不濟，就是「你的國語很爛」。

現今，香港人謔笑專講「爛GAG」的人為「爛GAG王」。

大泡和

有位讀者多番來信，問「大泡和」點解？

我在報章設欄《香港話齋》，本來想多講解及記錄一些香港自創的新語，尤其是近年的「潮語」，而「大泡和」一詞是舊廣東話，非開欄原意，但這朋友再三追問，我怎能讓他失望……

「大泡和」者，「糊塗蟲」也！有說，這詞出自民間故事，話說從前有個花名「大泡和」的人，做事糊裏糊塗，鬧出不少笑話，故人們便把終日丟三忘四的窩囊廢或冒失鬼做「大泡和」矣！

不管俗語或流行語，都很受時間和環境影響的。今天的常用語，多從電腦網絡用字衍生出來；早期，是被電視、電影支配，例如「阿燦」(電視劇集)、「王老五」(一齣上海電影)；再古舊、未有影視媒介之前，便是舞台戲劇，或小說讀物、神話故事，甚至坊間傳說……

現今，沒有人用「大泡和」來形容窩囊的人了！連「廢柴」也只有曾蔭權特首閉門會見傳媒高層時講之外，最多的，是「熠丙」和「爛爆」！

識講「大泡和」的人，起碼五十歲！

血拼

有日，在報章副刊看到「瘋狂血拼」幾隻大字標題。

「瘋狂」一詞，小學二年班生都識啦！紅彤彤的「血拼」，是乜傢伙呢？

細看內文，原來這個「瘋狂血拼」，是新加坡旅遊局搞的花臣，名為「新加坡熱賣會」，至今已是第十五屆。

「血拼」，是英文「shopping」的音譯字，當然係國語拼音，作「購物」解。

好端端，將逛商店，買東西的行動，改用「血」和「拼」這兩個「生死攸關」的字眼，可見「shopping」對一些人來說，是何等重要！

據內地新語詞典解釋，「血拼」，除「購物」外，還有「不惜一切掏錢去買」的意思，並說：「血拼」就是「不惜大出血，也要拼命購物」也！

新加坡旅遊局搞了一個瘋狂購物比賽，要參加者用一千元，於三小時內，在指定的商場，以最省錢方法，買最超值的「戰利品」，每年吸引大批外國遊客去消費，香港旅發局，仍在發緊夢！

老兄

本文「老兄」兩字，小學生也懂，有乜好講……

近年，香港中學會考改制，中國語文科要考「聽讀講寫」，其中說話能力一卷，考生須用「粵語正音」朗讀一篇試卷短文；我看過一些坊間出版的模擬試題，及附注「正確」正音的參考書，雖然短文只有百多字，若按他們的正音標準，我在此敢擔保，全球沒有人可以正確全部讀得啱，不信耶？

他們說「蝙蝠」的「蝙」不能讀「偏」，正音是「邊」；「狐狸」的「狸」要讀「離」；「錢」只准讀「前」，不可唸「淺」；「腥臭」的「腥」，要讀「星」，不是「sent」；「橙汁」是「殘汁」；「酗酒」的「酗」，不是「凶」，更不是「菸」，而是「去」……死未？

有改卷的考試官私下說，他也不敢肯定「正音」的正確評核，只能說字典有的注音，便當啱！那麼，若有考生讀「老兄」為「now鬆」，會否肥佢呢？請曾蔭權特首發落！

老漢打架走路

中學會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推行「粵音口試」，要考生朗讀一篇試卷，考核他們的「正確發音」，在整個考試制度未完善計劃好，便倉卒執行，不單止學生無從應付，老師也不知從何教起，家長更只能遠觀焦急，而不懂如何插手幫忙，甚至評分的考官亦不敢肯定「正音」的對錯，那可以預知，這個怪鷄考試，將會又是考評局另一災難性醜態的禍根。

近代粵語，除了有基本「九聲」之外，更常吸納外省音併合而成，例如「Now鬆」的中文正字是「老兄」、「老坑」原是「老漢」、「走佬」(逃亡) 正寫是「走路」；其次，語言還有最重要的使用法則，就是「約定俗成」，例如「玉墜」讀「玉嘴」、「打架」讀「打交」、「痛惜」讀「痛錫」。

考評局考「說話能力」，原意想測試考生的「理解事物」的能力，所以，若一個學生讀「打冷」為「打Noun」、「新婦」為「新抱」、「大姐明」為「大遮ming」，那才是高材生啊！高官們，收唔收到？

逯 lane

廣東人稱「車輪」為「車轆」，甚至簡稱為「轆」。

因「轆」，是「輪之轉動」，遂有人認為「滾動」之「look」音，是源自「轆」。

中國字海裏，有不少「look」音字，除了那「平庸」和「繁忙」的「碌」字外，也有「睩」和「逯」。

小孩子杏眼圓珠的睜着望人，是叫做「眼仔睩睩」，此詞有「眼珠轉動」之意，其實，它原指「凝視」，粵方言則作「瞪大眼看」解，例如「睩大隻眼」和「吹鬚睩眼」，相信，「睩」並非在地上翻來滾去「look地沙」的「look」字吧！

「逯」，本音「錄」，從「走動」意的「辵」字部（即俗稱「艇」字部，讀「綽」），是「隨意行走」、或「行步謹慎」的意思，後引伸作「走動」解。「一仆一逯」，就是「走得急忙」也。

現今，香港話叫「打保齡球」做「逯lane」，即是在條lane上逯保齡球也。

低能IQ問題：有人在百幾呎山崖上逯落去，點解會唔死嘅？畀你三分鐘……

老世

現今，香港人稱老闆為「波士」或「老細」。

「波士」，譯自英文「Boss」，大家都知道的，那「老細」呢？說來有段古，而且，還是香港的戰時血淚史。

「老細」的「細」字，本字是「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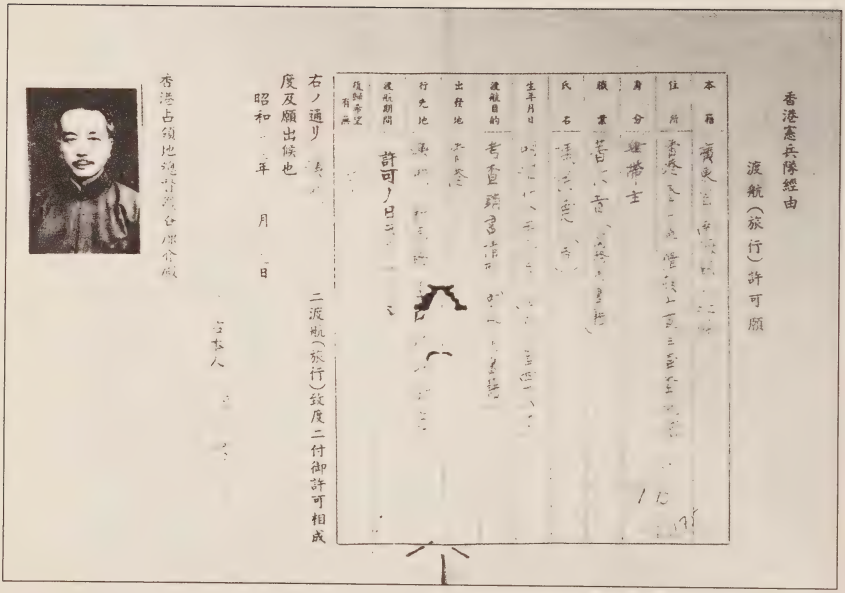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登陸佔領香港，實行血腥統治，規定市民出街要在胸前掛良民證，見日軍要彎腰鞠躬，否則嚴刑侍候。此外，每家每戶，不論商店或住宅，在門楣或當眼處，必須釘上一塊約六吋乘四吋的木牌，牌上寫着「世帶主××殿」之字句。

日文的「殿」，是「先生」的意思。「世帶主」，原是「經理」之意，在這，作「戶主」或「包租人」解，即「負責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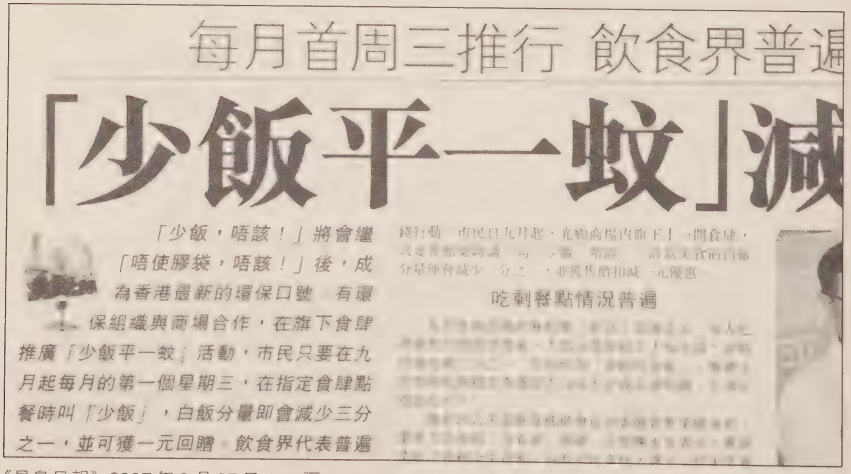
木牌內，還要寫清楚成年男女和小孩的人數，作為日軍突擊檢查時，對數之用。

中國人稱呼，愛在姓氏前加個「老」字，例如李先生，就叫做「老李」，遂將「世帶主」，簡稱為「老世」也。

現今，除出糧的「老闆」外，部門「主管」或「上司」，也叫「老世」。


香港憲兵隊經由
渡航（旅行）許可願
本籍
住所
身分 世帶主
職業 官吏
氏名
生年月日
渡航目的 考查調查
出發地
行先地
渡航期間 許可ノ日ヨリ
右ノ通リ
度及願出候也
昭和 年 月 日
二渡航（旅行）致度二付御許可相成
香港占領地渡航許可証（表）

戰時，出入香港渡航（旅行）許可證上，可見第三欄，身分一項下，是寫「世帶主」的。


每月首周三推行 飲食界普遍

「少飯平一蚊」減

「少飯，唔該！」將會繼「唔使膠袋，唔該！」後，成為香港最新的環保口號。有環保組織與商場合作，在旗下食肆推廣「少飯平一蚊」活動，市民只要在九月起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三，在指定食肆點餐時叫「少飯」，白飯分量即會減少三分之一，並可獲一元回贈。飲食界代表普遍

吃剩餐點情況普遍

《星島日報》2007年8月27日A14頁

一文

全球環保意識日隆之際，香港有環保組織與商場合作，推廣「有衣食」運動，名為「少飯平一蚊」，即係顧客在點「碟頭飯」時，主動向食肆提出「少飯」安排，餐館便將白飯的份量減少，並少收一元作為優惠，這樣除不浪費食物外，顧客又可節省金錢，雙贏兼環保，多好！

朋友來言問，「少飯平一蚊」的「一蚊」，大家都知道即是「一元」，但何解「一元」會叫做「一蚊」？

廣東話「一元」俗稱「一蚊」的「蚊」，正字是「文」。粵音唸「一文」為「一蚊」，是平聲轉上調，猶如「老陳」、「陳仔」的「陳」，不讀「塵」，變讀「疹」音之原理也。

「文」，本指銅錢面上的文字。南北朝以來，銅錢圓形，中有方孔，一面鑄有文字，故稱錢「一枚」為「一文」。圓形的貨幣也叫做「元」。

「元」等於「錢」，是因為舊時一個「元寶」叫「一元」。

「少飯平一元」的「平」，正字是「便宜」的「合音」也。

窒頭窒勢

四年一度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塵埃落定，有報章大字標題：「民建聯大勝」，那即「民主派大敗」也！

一個有民主選舉的社會，市民必須尊重及接受大眾志願的最後結果，也得承受賽果帶來的影響。

泛民大敗，是人心所向；不過，我卻擔心本來向前邁步的民主進程，會因而躊步，裹足難行。

「躊」，國音「直」，粵音「嫡」或「摘」，這兒唸作「窒」；《說文解字》：「躊，住足也」，「躊步」即「停一停步」。今人不知「躊」，全寫作「窒」。

「窒」，雖有「阻塞」、「遏制」、「阻止」和「障礙物」之意，但全是源自本意「堆塞」之「不通暢」，與突然「停留一下」的「躊一躊」，是大有不同的！

被一群只懂吹捧擦托、應聲行事的低質建制派得勝，並非民主社會之福，那不特止香港的民主「脫腳躊步」，也「窒礙」了祖國邁向與世界接軌之大路啊！

去hea

我在此寫香港話，除了抄寫舊資料外，更希望引證文化的生命力，例如，透過語文的訓詁，讓人看到古語今用，舊詞新意。

中國語文，以廣東方言最為生猛；操廣東話的群族，又以香港人最富創意，經常將舊語翻新，譜予不同的解釋及用法。

最近，全港年輕人都愛說「去hea」這話，究竟，「hea」是甚麼東東呢？

「Hea」，現今，在香港的次文化圈裏，是作「懶散」、「無聊」、「本懶」、「無所事事」、「漫不經心的，隨意閒玩」之意。

不少人以為「hea」，是有音無字的粵方言，所以只用英文拼音字代替，查實，「hea」是這個「迤」字，又可寫為「迤」，國音注為「移爾切」，或「演爾切」；廣東話「白讀」唸「hea」，可能來自客家或潮州音，本作「斜行」、「斜倚」及有「挑逗」的意思……(下篇續講)

hea竇

前文，講「去hea」的「迆」字，今續。

「迆」，與「迤」通，字面意是「斜行」、「斜倚」。

舊廣東話裏，沒有「去迆」的講法，但卻形容一個人行路時左搖右擺，不管是疲乏無力，或是懶巴閉的大搖大擺，都會說為「迆吓迆吓」。古意的「迆」，是「站也站不穩」，輾傳至今之香港，則變成「懶散悠閒」。

「迤」(hea音)，我自小聽慣，也明確知道是「懶懶閒」之意，不知何故，近年，卻由「古語」搖身變為是「嬉戲」二字的合聲，也有人新創寫為「遠」；還有一個音義俱近講法，說「hea」，原是「本踠」的「踠」(本書第九十九頁)，兩字都是「死蛇懶鱔」、「得過且過」之意，而讀音又相似。

讓人「放踠」去「迤」的地方，新香港話，稱之為「hea竇」。特此聲明，到「hea竇」消磨，不一定是「懶蟲」，甚或放浪形骸的人；去relex一下，也可以說是「去hea」或「去hea竇hea吓」！

藐嘴

那個自認生得唔夠人靚的葉劉淑儀女仕，講話時，嘴部動作總是異常顛簸，態度輕佻，在傳統中國人社會裏，這是沒家教、無禮貌的表現；奈何，當今世界，就算不是指鹿為馬，也已黑白不分了，因有人讚許上述粗野失禮之舉措，為「率直」、「有個性」及「沒假裝討好別人」的典範喎！死未？

報章引述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蘇女仕的抬舉語時，寫「我就因為鍾意佢『咀啷啷，寸寸貢』」。

「咀啷啷，寸寸貢」六隻字，錯足六隻字。

「咀」是簡體字，正字是「嘴」。「啷啷」，應是有輕蔑意的「藐藐」，讀作「廟廟」。因睇人唔起，說話時，兩片薄唇左右不協調的磨擦擺動，表情令人看見難受，廣東話就叫做「藐嘴藐舌」。

人類，之可以創造世界，管轄地球，全因為有良知，能懂得分辨是非對錯；若連正路的判斷能力也沒有，如非無知，便是立心騙人！

「寸寸貢」，下一篇再講……

串爆

前文講有人讚賞葉劉淑儀女仕「咀呦呦」，「寸寸貢」，今續。

「寸寸貢」的「貢」字正寫，應是「摓」，是「動」的意思。若形容一個人「四處竄動」那「周圍貢」的「貢」，則是有「鑽」和「挖」意的「竄」矣！

至於解作「態度不佳」、「沙塵」、「招積」及「不可一世」的「寸」音字，必定要用「串」。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全國的紅衛兵大搞串聯（又叫「大串連」），即穿州過省到處搞關係。這群四出騷擾他人，惹事生非的年輕男女，被廣州人謔稱為「串仔」、「串女」，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就叫做「串」。

老報人梁小中著《廣東話趣譚》，指「不明事理而胡來」的「寸」，是源自可作「鹵莽」、「粗野意」的「村」字衍變出來的，這正是錯到痺的「字典派」的個人想像之例證，因這「衰無過犯」的「串」，是有歷史文化脈胳紀錄的，「串」就「串」，說假不得！

本踠

走路時，上下一拐一拐的，廣東話叫做「行到跂吓跂吓」。

若行路，左右兩邊擺吓擺吓的，便不是「跂」，而是「踠」，國音「閉」，粵音唸「be」(像「啤牌」的「啤」音)。

一個人步履蹣跚，走路乏力，腳蹯拖地而行之態，予人「懶洋洋」的感覺，所以，這種「踠吓踠吓」，又引伸為「懶」的意思。

「本踠」，就是「本懶」，即「死蛇懶鱔」、「慢條斯理」、「得過且過」，甚至「不合作」，比老油條更放輭手腳的「賴皮」行為。

比「本踠」更「踠」的，叫做「放踠」，即「完全放棄」也！

江湖術語指一人「踠咗」，即說那人染上毒癮，成了「道友」(吸毒者)；查實，此「踠」音，是「食白粉」之「爬灰」[1]的「爬」字轉音而已！跟「懶惰行路」之「踠」無關！

註①：舊時，黑道隱語稱「食白粉」為「爬灰」，此外，老爺搭上媳婦，也叫做「爬灰」。

咬蔗幫

「咬蔗幫」，一個既親切，又趣怪的名字；它有黑幫集團的感覺，卻原來與惡勢力無關；不過，「咬蔗幫」的成員，不乏黑社會份子；雖說可能與歹輩有關，「咬蔗幫」卻不是一個組織社團，它只是用來形容一般低下層平民百姓的代名詞，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獨立個體……

究竟，「咬蔗幫」是甚麼組織？

八十年代中，是香港電影業的黃金時期，人材鼎盛，好戲繁多，電影院經常滿座。

由於戲院旺場，多人出入，故此，在戲院門口擺賣小吃零食的攤檔也不少。戲院門外的熟食，除魚蛋、粟米、栗子，還有鹵水的豬腩、鷄腳，甚至水煮甘蔗。

好啦！那批穿拖鞋、背心短褲的街坊，買了鷄腳、甘蔗蹲在座位上，邊吃邊吐鷄骨蔗渣，散場後，總弄得一地哀鴻，混亂骯髒，所以，這批行為隨便，無公德、無教養的人，就被冠名為「咬蔗幫」啦！

「咬蔗幫」一詞，隨着電影院禁煙禁飲食的法例實施後，已再不存在了！

去蘇素去威

一直以來，香港人說話，愛中英夾雜，尤其那些英語水平低的人，更加愛講「港式英文」為榮。

中英雜交的俚語術語繁多，粵音「去蘇素」，原文是「去Social」。

「Social」，本是形容詞，解作「好交際的」、「友善的」、「增進友誼的」；中英混合後的「去Social」，便成了動詞，解為「交際去」。

「去Social」，在八十年代初的香港，甚為流行，到中國大陸開放，大量內地文化湧入香港後，八十年代末期，這個斯文有禮的「社交去」的「去Social」便被發音不正的「去威」所取代。

「去威」，是「去威畀人睇」、「去出風頭」之意。

內地人將「去威」，講成「去Wet」，充滿鬥爭氣息的一個新詞語。

從語言變化，看看中國的崛起和強大，不再是威脅，而是已經征服了其他地區文化。

好索

近年，香港年輕人的常用語，愈來愈直接簡單，同時，也愈來愈粗鄙，例如，最潮的，有一俗語，是為：「好索」。

「好索」的「索」，是「吸啜」、「吸取」之意，正寫是「嗍」，「索」是個錯字，看報常見「索油」（揩油，佔便宜），就是「嗍」字之誤寫，我在本書《抽水》一文，已有提及，這處不再贅述了！

「好嗍」，有兩個解釋，常用於見到一個美女時，三數金毛飛便情不自禁地說：「這條女好嗍」，因與上述「嗍油」有關，凡想佔便宜的，皆叫「嗍鼻」。

「好嗍」者，是「正斗」好東西也。

第二個解釋，是容易得到好處的，也叫「好嗍」，例如一樁交易，賺到大錢，便又是「好嗍」。

有說「好嗍」是因為現今青少年愛吸天拿水（又叫「嗍天拿水」）而得名，其實，只是湊巧誤會，有如「索」、「嗍」兩字之別也。

跳蚤市場

年前，元朗某村居民，因開設舊物市場而觸發爭端，並麕集黨羽對峙，引來大批記者報道。

事發後第二天，各大報章皆稱那種專賣舊物的地方，為「跳蚤市場」。

查實，這個「跳蚤」的「蚤」字，讀作「早」，並不是「失」，真正的「失」音字，是「蝨」(也可寫為「虱」)。

「蚤」與「蝨」的分別，在於「蚤」是咬人的跳蟲，「蝨」是寄生於人畜身上吸血的昆蟲。

四、五十年代，香港衞生環境欠佳，樓宇多是木建而成的，遂牆角睡牀，常有木蝨，連當時的巴士及戲院的座位，也多是木做的，故乘客與觀眾，邊坐邊搔癢，亦當平常；甚至，有段時間，頭蝨之禍，也困擾過香港一陣子。

以前，大家皆稱二手市場為「跳蝨市場」的，到近年，突然一下子，全部報人，將之寫為「跳蚤市場」，真奇怪！

不管「跳蝨」也好，「跳蚤」也好，為何那些專門擺賣舊物的地方，會叫做「跳蝨市場」的呢？

下一篇，再告訴你……

跳蝨市場

為甚麼賣舊物的地方會稱為「跳蝨」市場呢？難道因為舊物骯髒，內有「蝨蟊」亂跳？

當然不是！

原來，「跳蝨市場」，是由英文「Flea Market」意譯而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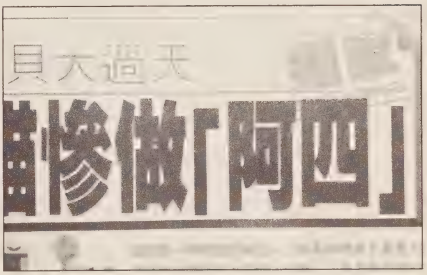
最初，美國還未立國前，紐約曾被荷蘭統治過，荷蘭人更在紐約的曼克頓區內，一條少女巷(Maiden Lane)的盡頭處，開設了一個名為Valley Market的小市集，專門買賣二手舊物。

由於Valley(「山谷」也)的荷蘭文是為Vallie，經過一段日子後，簡化為Vlie，再而演變為Flea。

以前，跳蝨市場本來是讓窮人選購便宜二手貨品的好去處，誰會料到，今天的所謂「Flea Market」，竟是貴價古董的專門聚散地！

阿四

「阿四」一詞，是香港新生的自嘲語，常用説法：「你唔好當我係阿四咁點，先得㗎！」(你不要當我是「阿四」的胡亂差遣，好嗎！)



《星島日報》

「阿四」，是甚麼呢？是「被人呼喝遣用，而又無地位的下人」。

「阿四」，本意是排行第四的人，所以，才受前三個「上頭」差使，但這裏的「阿四」並非真真正正、位於第四位的下屬，哪又何解卻是最卑下的一個呢？

原來，香港有個不明文的怪現象，就是五、六十年代，大部份留宿的中國女傭，皆多叫「三姐」。

「三姐」(或阿三)打住家工，要負責屋內一切雜務，好不辛苦。

而「阿四」，則排在「阿三」之後，可想而知其地位更甚卑微也。

有個頗有趣的現象，就是大家頂多自嘲為「阿四」，卻從沒有再低下的，做「阿五」！

冇得揮

大家看到「冇得揮」一詞，實以為我今篇會講個「揮」字是從英文「Fight」音譯而來的。

小學二年班同學，都知這個「揮」，只是注音，正字是「Fight」，本是「打鬥」、「作戰」之意：「冇得揮」，就是「冇得鬥」、「冇得比」也。

其實，本文，想講的，是個「冇」字。

字典無「冇」字的。「冇」，是廣東方言字，音「母」，是「沒有」之意，它是從「有」字內的「月」字中刪掉兩劃，寓意為「沒有」。

真正的「冇」，是「無」。

本篇的題目，應該係「『無』得Fight」。

記得，「冇得揮」一詞，是在七十年代初的香港潮語，當時的電影，全是「拳頭加枕頭」的天下，套一句現今大陸潮語，正正係「好黃好暴力」。

語言反映時代真相，那時候，不只電影多武打場面，現實裏，飛仔爛仔出手打架，是等閒事！看今天的人，剩得把口嘈，簡直就「無得Fight」也！

裝假狗

有份娛樂雜誌，揭露某女藝人曾「豐胸」僭建，標題用上「裝假狗」一詞。

「裝假狗」，是一個稍舊的廣東話，本意是「假冒」、「冒充」、「裝胸作勢」，現泛指「扮嘢」。

按字面意，「裝」就是「裝扮」；「假」則是「虛假的」，至於「狗」，是甚麼呢？

「狗」，本是黑語(江湖背語)，指作「槍械」。我們平常多聞「手槍」稱為「炮仔」，殊不知，早期的黑人物，稱「槍」為「狗」(或「狗仔」)，被槍傷，是為「狗咬」。

「假狗」，就是「假槍」也。

裝成有槍在身，耀武揚威者，原來是「無料到」之人，即「充生晒」的「扮嘢人上」也，後來，引伸到稱那些「隆胸作狀」的女人，也是「裝假狗」。

最後要提的，「裝假狗」，不一定專門指女仕的「隆胸」加建，現凡「假裝」、「虛張聲勢」者，都可說是「裝假狗」。

孭飛孭數

香港人稱「門券」為「飛」，不論車票、船票、戲票，也叫做「飛」。

「飛」是英文fare的音譯而來，本意是「車費船費」。

「孭」，音「咩」，原是「背着東西」之意，引伸為「承擔」及「負責」。

「孭飛」，本是戲行術語，指主角的號召力，可以吸引到多少觀眾買票捧場，現泛指一個人的承擔能力，或其負責的範圍。

由「孭飛」，衍生出另一個商業性詞語「孭數」。

「孭數」，顧名思義，即孭起（承擔）某生意額的責任。現今的推銷員，要負起某個特定的營業數字，視為工作表現的一個指標，也是工作應有的一部份，不達標者，即不勝任，不稱職，可炒矣！

「孭數」一詞，最新的解釋，是「欠了債」，孭落一筆未清還的數。

臭口組•烏鴉嘴

日本有一個黑社會組織，叫做「山口組」，香港話稱一些為人討厭、愛說不吉利的無謂語、廢話、或帶針對性反話的人，是為「臭口組」。

沒一句好話講者，書面語文縐縐地說為：「狗口長不出象牙」；早前的香港話、形容這類行徑做：「烏鴉嘴(或烏鴉口)」，那是取自外國人認為烏雅是不吉祥之物，由牠們說出的，也不會是好東西！

稱得上是「烏鴉嘴」的，是這類人所講的不吉利語，通常都會實現成真，帶來不幸，故「烏鴉嘴」又是中國諺語「好嘅唔靈醜嘅靈」的粵式版本。

話說回來，現今，一個人講話惹人反感、不祥，尤其是口出狂言的髒話，香港人便稱這個人的口「很臭」，或「臭口」。

「臭口」人的組合，就是「臭口組」。

衰多口

上文，寫了一篇「臭口」，這裏，再多講一個與「口」相關的香港俗語吧！

香港俚語裏，有一生動蠱惑的三字詞，叫做「衰多口」。

「衰多口」是指「口多多」或「口舌招尤」(即因口不擇言而惹禍)。

「多口」，即「言多」也，從字面也可理解到，簡單得很。

而「衰」，卻帶江湖味，因為「衰」在黑道中，是有「失手」、「落網」、「被捕」繼而「坐牢」的意思，例如：問「衰乜嘢」？答「衰老笠」(即因行劫失手被捕)。

以往，大家對黑語是「不屑一談」或「忌諱不語」的，但隨着社會文化變型，尤以年輕人愛反叛，兼扮時髦，將「黑話」掛在口邊也不自知，正正「衰咗都唔知為乜」也！

拗柴

自從香港賽馬會接受賭波投注後，確是多了人睇波。

看足球比賽，旁述員指一個球員，不慎扭傷腳踝，稱之為「拗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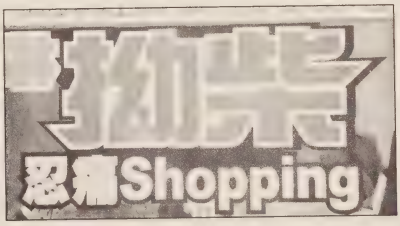
香港話之生動，真是無處不在。

好好地，一個人的腳脛，卻指為「柴」，就是因為我們的脛骨之粗幼形狀，猶如粗柴枝。

「拗」，是「用力將之折斷」或「屈曲」。

嚴格來說，「拗柴」應該是「拗折腳脛骨」，但，在運動界術語裏，「拗柴」，只是輕輕扭傷「腳眼」處，還未到折斷的嚴重地步。

最後要說的，是「拗」是個俗寫，正寫是多一撇的「拗」。



《太陽報》

好嘢嚟㗎

「嘢」，是廣東方言字，音「野」，它引用的範圍很廣泛，大置可分為：「東西」、「人物」(傢伙)、「事情」、「量詞」、「助語詞」。

解為「東西」時，可指一隻杯為「呢件嘢」；

作為「人物」時，是叫做「呢個嘢」(這傢伙也)；

當為「事情」時，就是稱為「呢單嘢」(這件事也)；

量詞時，可作「吓數」解，例如：「佢打咗我兩嘢！」

助語詞，最常用的，則是：「好嘢！」(呼叫嗌好！)

另外，當「好嘢」不用作「助語詞」時，它則是指「一件好東西」，若擬人化，可說為：「佢係好嘢嚟㗎！」即是說：他是個條件很好的人。這兒說的條件，除了經濟之外，也包括性格、品德，甚或樣貌的質素評級。

若用「好嘢」來形容一個女子的話，則算是讚美她好「正斗」也。

做嘢玩嘢

前文提及「嘢」字，說「嘢」是「東西」、「人物」、「事情」的代名詞。

香港俗語，則有不少與「嘢」字合併而成的詞語，計有「做嘢」、「玩嘢」、「搞嘢」。

不要以為「做嘢」便是「做工」、「做事」之意，原來，除此解釋之外，內含「不懷好意的行動」，如殺手去殺人，是「做嘢」；劫匪的行動，又是「做嘢」；總之，江湖大佬吩咐手下去做非法勾當，就算是「做嘢」。

與此同時，警察執行任務，亦都叫「做嘢」。案發現場，總會聽到差人叔叔大呼小叫，驅趕圍觀市民：「走開走開！差人做緊嘢呀！」

「玩嘢」，則是「耍手段」、「搞對抗」的意思。

但凡搞對着幹之事，除了叫「搞事」之外，坊間俗稱為「搞嘢」，因「搞嘢」的，多算是「無事生非」的「搞事行為」。

「搞嘢」一詞，我已在本書另一篇《搞嘢》講過的了！在這裏，順便補充一下：一眾人合夥「搞生意」，亦可叫做「搞嘢」！

煲蠟

中秋節期間，香港政府都會禁止市民煲蠟。殊不知，有很多市民不明「煲蠟」是甚麼一回事，尤其是年長的人和內地來的新移民。

「煲」，是廣東方言，即「煮」也；「煲蠟」，顧名思義，就是「煮」「蠟」。

「煲蠟」，是用一個鐵質的器皿盛載蠟淚，或已熔下的蠟（小孩、年輕人會用月餅盒蓋），然後，再在器皿下放火，蠟屑在器皿內煮到沸點，便會由固體熔化為液體；若不停加熱，這蠟液更會自動着火的，這還不可怕，但，將水灑在煮滾的蠟液上，便會產生化學作用，爆發一大團火光，連蠟、滾水、水蒸氣一併噴起濺出。

器皿越大、蠟液越多，其爆炸威力越強。

煲蠟灼傷與被沸點滾水燙傷無異，最不智的頑皮小孩，是向煲滾的蠟射尿。

出位

「出位」一詞，在香港，始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誰所創？待考。

「出位」，看字面，本是「越軌」、「越界」、「突破舊有框架」，後演變為「不按本子辦事」、「標奇立異」，再引伸為「突出」或「出眾」之意，書面語寫為「破格」。

「出位」一詞，開始流行的時候，多帶江湖口腊，例如有一個人打出名堂，威風顯赫時，就是「出咗位」。

後來，形容一個人不顧一切，為求達到目的，其行徑多讓人側目，這表現又是叫做「出位」。

總之，有一段長時間，那解作「出人頭地」的「出位」一詞，是帶負面意的！不過，近年，世情起了變化，人對價值感的評定，已從道德標準轉移為利益考量，深信「出到位」，就是成功，所以，全部人都不依常規做事，胡作亂為，不信耶！請看看香港立法會選舉盛況，便能有所領會……

通頂

「通頂」一詞，出現在香港已近三十年了！

「通頂」，現今是「天亮」之意，大多是形容「夜班工作，直至天明」。

常用的說法，是：「今晚又要做到通頂，先做得晒！」或：「晚晚捱通頂，想唔殘都唔得啦！」

「通頂」的「通」，在此，是解作「陽光穿過」的意思；「頂」，是指「屋頂」，後引伸為「雲頂」之「天面」。

「通頂」就是「陽光透過屋頂射入屋內」，或「陽光穿過雲層直照大地」，喻指「黎明」也。

由「天光」衍生為「通宵」，再引伸為「做夜更」，加上，其流行程度，足以反映到香港二十四小時的繁忙，這算是成功？或是慘情呢？

嚇鬼

「嚇鬼」一詞，是香港創作的俗語，取其「你想嚇人(或嚇我)，必定不會成功」之意。

那麼，為何想嚇人，會變為「嚇鬼」呢？而且、嚇人也不成功，何況，嚇那比人還更可怕的鬼怪！

看過一位前輩的解說文章：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愛用「反話」；人的「相反詞」，公認是「鬼」，於是當一個做「嚇人事件」，不能成功時，便反說為「嚇鬼」。此詞的用法，通常是還擊他人；「你嚇鬼呀！我唔驚你㗎！」

我對上述解釋，十分有保留；我的睇法，是「你嚇鬼咩！」的原句，應是「你想嚇死人咩！」。

「嚇死人」的語法，可解讀為「嚇得人半死」的「『嚇死』一個人」，但文字卻被調動成「嚇『死人』」，當中的「死人」(即「死了的人」)，正正就是「鬼」，所以，「嚇死人」，便變成「嚇鬼」矣！

不知各位看官，有何意見？

齋 Talking

在廣東話裏，「齋」由本是「素菜」，而引伸為「單調」或「乏味」。

「Talking」，是「講話」。

「齋Talking」，就是只得個講字，而沒有實際、具體行動，即是「空談」、「講廢話」、「胡說八道」也。

「齋Talking」，又可以說為「齋Talk」或「齋嗡」。「嗡」，是個俗寫，正字是「嗡」。

「嗡」的真正意思是「吸」，即由口或鼻引氣入體內；「嗡」是指「多言」、「多嘴」，廣東話的「嗡三嗡四」，正寫就是此「嗡」。

「齋Talk」即「嗡廢話」，俗語可叫做「吹水」，即「吹牛」時，吹到「口沫橫飛」也！

以前，大家認為「吹水」是個很粗鄙的詞語，但近年，已普及得成為平常語了！這就是語言學裏，粗言雅化的演變過程。

貓吃

有朋友問，何解一個人飲醉酒，是叫做「醉貓」，而不叫「醉狗」、「醉鷄」等用其他動物代之？

哈！不講不知，「醉貓」一詞，並非廣東方言，遠至唐宋期間，早已有此名詞。

「醉貓」，是「薄荷」的別名。

那又為何「薄荷」要取名為「醉貓」，而不是「醉狗」呢？

據說，貓兒吃薄荷葉後會醉倒，因而得名，不信？你可一試！又或，查《辭海》一看，因它是這樣解說的。

現今，香港夜蒲一族，稱一個人「飲醉」為「貓吃」，大家一定以為是與文首所提的「薄荷」(醉貓) 有關，對不起，你估錯了！

家陣，「飲大吃」的「貓吃」，是來自泰國話，原來泰文叫「醉酒」為「貓」(音)。

七十年代末香港，不少泰妹到夜總會、舞廳等場所工作，常要陪客人飲酒，每當飲醉，其同鄉妹妹就高呼「貓吃」或「貓貓」聲，於是，「貓吃」一詞便從歡場帶入民間，從泰文變為中文，並與古漢語來個cross-over的對應，有趣嗎？

炒魷與炒車

「炒魷魚」，即是遭老闆解僱，但何解稱此為「炒魷魚」，而不叫「炒紅衫魚」或「炒鯊魚」？

「炒車」，在香港話裏，是「汽車失事」，其實原意是「撞車」，那又為何是「炒」，而不是「燉」、「煎」、「炆」或「蒸」？

「炒魷魚」與「炒車」有何關係？

原來，魷魚未炒之前，先要用水浸軟，在魚身剞片，落鏟一炒，它就會捲起來；而以前打工的，多是留宿在老闆店鋪內，當被解僱執包袱時，會順手捲起床鋪離去，其形狀有若被炒的魷魚相同，因而得名。

「炒車」，就指汽車撞後，又是捲作一團的模樣，故此，借「炒」字一用，是為「炒車」。

撻Q

「撻Q」，本是桌球術語，意指「失手」。

「撻」是個借音字，正寫是「躂」，「跌倒」之意，它除了唸作「糟蹋」之「蹋」音外，還是「整個人撲倒地上」的「躂生魚」之「躂」音；「躂生魚」就是此「躂」字。

「躂」，是「足」字部首，與「撻」的「手」字部不同；「撻」，是「鞭打」及「拍打」之意，沒有「失手」的含義，「躂」，才有「因不小心而出事」之情。

「Q」，其實是英語「cue」之讀音，即用來撞擊檯波的長棍。

「躂cue」，原是「擊球失誤」後衍化為凡「一時不經意地失手」者，皆叫「躂cue」。

將「躂cue」寫為「撻Q」，不算是失誤，而是錯誤。

煲粥

「煲粥」一詞，在香港話裏，是「長時間的拿着電話筒跟別人無聊地閒談」。

那麼，為何說三道四的講電話，是叫「煲粥」，而不是「煲湯」或「煲飯」呢？

原來，「煲粥」，全名是「煲電話粥」。

「煲」，是廣東自創字，有兩意，一是「煮食物」的器皿，那個「鍋」；二是「煮」也！

「煲粥」的主要材料，本來是用米，而現今卻換上電話，即變相成為沒有用米來煮吧！

沒有用米去煲的粥，廣東人稱之為「無米粥」；沒有米的粥，就是沒有「米氣」了！

廣東人指一個人做事不負責、不中用、無聊或無謂時，就叫「無米氣」或「唔湊米氣」。

煮粥吃，是想有熱粥暖肚，對身體有益，若吃了沒有米氣的沒營養粥水，便算多餘不中用的了！

拿電話，講一大堆無謂無聊不中用的廢話，便名副其實的「煲電話粥」！

入廠大修

藝人葛民輝在舞台演出後，身體不適，要救護車送院醫治，有報章寫為「入廠急救」。

現今，香港話指「入醫院」為「入廠」，這個詞見證了香港經濟發展，嚴格來說，應是工業發展。

「入廠」一詞，首先出現於巴士公司。按規矩，每日，巴士停工後，總須逐輛車細心檢驗，確保安全，若只是輕微小意思，工人可原地弄妥便是，但如果即場無法解決的大問題，就要整輛車入廠維修，所以，凡要「入廠」的，必定是較嚴重的「大修」也！同樣，我們若非重症大病，也不會入醫院「救治」的，遂將巴士入廠的含意，引用過來。

還有，除巴士輪船「重傷」要入廠大修外，七十年代起，很多外國名牌手錶、相機、電器和汽車登陸本港市場，它們的維修工作，也須送返「原廠」處理，這也是叫做「入廠修理」！

唔忿皺

「唔忿皺」三隻字，外省人或內地來港同胞定必看不懂之餘，香港人也未必讀得準！

「唔」，讀鼻音「Ng」時(近「吳」)，是作語氣聲用。

本文的「唔」，是「否定」之意，要唸吞音「Mg」，常用語是「唔該」，或「唔好咁低能啦！」

「忿」，香港的學生字典，只注「憤」音，其實「忿」可讀作「一份份」的「份」音，可解為「生氣」或「甘願」。

「皺」，字典也只注「晝」音，例如「皺紋」，殊不知，廣東話指皮膚因鬆弛而起的紋路，那「巢皮」的「巢」音字，正是此「皺」。

「唔忿皺」的「唔忿」，是「唔忿氣」意，即「不甘心」、「不滿」也！這裏的「皺」，並非「皮膚鬆弛」，而是近年，香港人用來形容「辦事低能，完全失敗」的人。

「唔忿皺」者，正正是「衰咗」也要「死撐」，不肯接受失敗的批評，並且，還不滿地諸多狡辯。

外省籍朋友想知何謂「唔忿皺」，請看香港政府聘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之表現，就睇到活生生的最佳例證喇！

啱嘴型

相信，各位都有去過見工的經驗。

招聘會上，一百幾十人之中，個個學歷和條件，理應差不多咁上下的，為何，老闆(或主理人)會揀佢，而唔請你呢？

唔通你樣衰過人？

非也！世上，有一種叫做「啱嘴型」的非物質文化，在某些關鍵時刻，就會發揮它的功能！

老闆請人的條件，至好係眉精眼企、幫得手之外，仍要下屬忠心、聽話，遂最重要的，還是「啱嘴型」。

「啱嘴型」，是香港醒目仔之流所創的新語，以前，叫做「啱Key」，意指「啱傾」、「同聲同氣」、「心意相通」，總之，老闆話乜，佢就話乜！若請來一個叻過自己，又諸多主意的人，會自討麻煩！

所以，好多主管級高層，用公司錢招聘手下員工時，薪金多寡，不是他主要的考慮，反而，會先看此新人跟自己啱唔啱嘴型，再而試探其忠心程度，才決定收為己用！

瞭解箇中道理後，你便明白大機構常常用高薪，也只會請到一班庸才和廢柴，政府部門也不例外！

鵪鶉

文學寫作方法中，有一種叫「擬人法」，即是將某些有獨特本質的東西，人物化了，寓指某類人，尤以動物轉化居多，例如：「過街老鼠」(人見人打)、「縮頭烏龜」(不敢見人)、「門口狗」(得把聲的無料之人)、「蛀米大蟲」(識食唔識做的廢物)……

擬人動物中，有一品種，叫做「鵪鶉」，香港人十個有九個必錯寫為「鵪鶉」，查實，字典裏，沒有「鶉」字。

「鵪鶉」，唸作「庵春」，是一隻頭細尾禿，形似鷄仔的小鳥。

香港流行語，指人為「鵪鶉」，本是形容一個人做錯了事，被人責罵，便死死氣地，默默低頭，不敢哼半響，後引伸為不管有沒有做錯，只要不出聲頑抗，也算是「鵪鶉咁」嘞！

曾蔭權唔忿皺地，帶一眾副局長見傳媒，是想證明自己並非「鵪鶉」。

最後要提的，是《辭源》說：「雄(鶾)鶉性好鬬，有馴養作籠鳥使鬬者」。

大花筒

曾蔭權政府斥巨額，大灑公帑開設政治新丁訓練班，為自己「馬房」加碼，引起民憤，各政黨無不借勢抽水，加一腳，踢落水狗。

自由黨大老田北俊更公開指摘政府以超高薪委聘沒經驗的政治娃娃，不智兼浪費，正一「大花筒」。

「大花筒」一詞，咱們理解為此乃「亂花錢」、「洗腳唔抹腳」之人也。咁！究竟「大花筒」又是何物呢？

家陣，經常在維港兩岸爆放的煙火，廣東話叫做「煙花」，古時，這類煙火，是叫做「焰火」，種類大小不一，最大的，要在空曠地方施放的，才叫「煙花」；而較小，可用手拿着玩，是一個圓桶樣式的，則叫「花筒」，它燃點時，閃爍如星，五彩繽紛，天花亂墜，但很快，旋即灰飛煙滅，化為烏有，所以，廣東話引此來譏諷那些只顧一時風光，揮霍無度之人為「大花筒—亂咁散」！

殺死人

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就政府黑箱作業，重金聘請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之醜態，到立法會解畫時，說這個現政府是由選舉產成的……立即有聽眾致電台「烽煙」節目，力斥八百人的小圈子選舉，都當係民主選舉，令人噴飯，林公公的言論，簡直「殺死人」！

「殺死人」一詞，現今，在香港話語境裏，絕非「持刀砍人」之「殺」，而是作「氣死人」解，並且多為「有理說不清」、「對方無理取鬧」，及「欲辯無從」的情況下，令人哭笑不得也！

查實，「殺死人」一詞的來源，是「嚇死人」。

七十年代，大導演李翰祥在邵氏電影公司拍攝大批風月片，當女主角背夫偷漢，被姦夫靜悄悄從後抱腰時，女角會騷味十足的大發嬌嗔：「唔！你嚇死人哩！」由於這類國語片甚為賣座，遂一併將國音「嚇死人」帶入坊間，更異轉成有「氣壞人」之意的粵音「殺死人」嘞！

林公公的作風，向來都是國語音之「嚇死人」哩！

吊吊揧

香港一間小酒店，因債務問題，令外國旅客被攆出街，或安排去露宿者竇口跖一跖，已成國際醜聞啦！香港政府第二號高層，愛飲紅酒的唐英年政務司長，面紅紅的在立法會內笑兮兮的說：「嗰班友，條條Fing，喺街度揸住行李……嘻嘻。」翌日，就被各大報章批評他失言，兼用語粗鄙。

「條條Fing」只是注音，正寫應是「吊吊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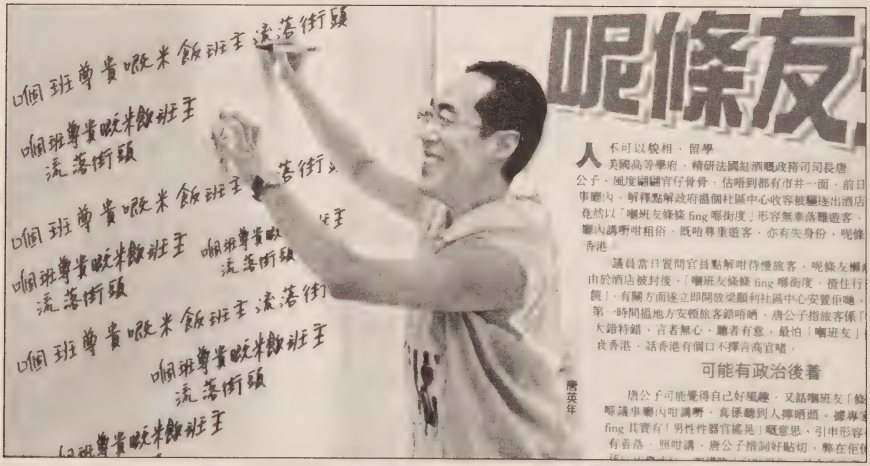
「揧」有兩讀音，不同音，有不同解釋。唸「Fing」，就是「搖晃擺動」之意，毒品「Fing頭丸」的「Fing」，便是此「揧」。

「揧」，也可讀「墳」音，即「以拳擊打」也！打架時，兜心口「墳」埋去，正是此「揧」啦！

「吊吊揧」，本作「物件懸空晃盪」，意喻「不着地」也，所以，「吊吊揧」的歇後語，是「無着落」。

唐司長說話是否粗鄙？這關乎他的身份問題；有啲嘢，在旺角茶餐廳內講，是沒所謂的，但由尊貴的政府高層，處身嚴肅的議事廳內說出，咪俾人「揧」到口腫面青囉！

《東方日報》，2008 年 6 月 21 日 A24 頁



《蘋果日報》，2008 年 6 月 22 日 A13 頁

嗰班友

香港政務司長唐英年在嚴肅高貴的立法會議事廳內，輕佻地說：「嗰班友，吊吊掏……」隨即成為國際新聞，斥其講話粗鄙。

眾多評論，只集中唐司長那句「吊吊掏」，有男性性徵，難登大雅之堂，殊不知，「嗰班友」三字，才更凶險。

「嗰班友」一詞，廣東人定必明解是「那群人」之意，咁！大家又知不知，該「友」字，何故等如「人」呢？哦！古稱「同志」(友好者)為「友」嘛！對呀！但這兒的用法，大有差異的……

「嗰班友」，是個「眾數」，這詞的原型，來自「單數一個人」的「一條友」(「那個人」，便是「嗰條友」)。

小時候，在學校，講「一條友」，是極粗鄙語，會被老師罰的，因為「人」，不可用「條」來形容；老師解釋，中國罵語，咒人家低下如畜牲，會說為「一條狗」，輾轉變音，為避尷尬，兼易宣於口，遂講成「一條友」！

唉！政府嗰班友仔，梗係無俾老師罰抄過啦！

踢晒腳

每次見到那個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站在鏡頭前的慘樣，我只能用「不忍卒睹」四字來形容；香港凡出現疫情病變、醫療事故，衛生福利、及食品問題、甚或天災人禍，定必關佢事，所以，有周局長份兒的，包無好嘢！

相信在香港，除了特首曾蔭權外，應沒有人明解怎麼一個局，要負責這麼多繁重工作？

本身已非醒目仔的周局長，無能力處理「彭丹跑火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窘境，梗係「踢晒腳」嘞！

現今香港話「踢晒腳」，是有倒瀉籮蟹，七忙八亂，做不妥掂之意，殊不知，「踢晒腳」是來自廣州俗語「一腳踢」之變奏。

「一腳踢」，原指「一手包辦」——「從頭到尾，由個人獨力承擔」也。當搞唔掂時，便是「踢腳」。

「一腳踢」者，四川話稱為「一腳帶」，不知「帶」與「踢」的音義有沒有關係？英語則是「One Man Band」，嗱！不是開玩笑的！此乃正宗英文！

後記

世界事物急促變化，舊詞彙數量不能滿足新世代，加上，互聯網將全球地域距離縮近，文化一體化擴張，那些用以表達和溝通之語文，怎不翻天覆地的來個革命性大變吖？

新詞湧現，仍未明解、消失，及懂得運用，已被另一批後起之秀取代，這是現實，亦屬正常。詞語更生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及追不上。

再一次強調，我編寫這類語文小書，只是想做個時代見證者，將有關資料，如實紀錄，待有需要的人拿去使用！

所以，讀者們，若發覺我所講的，有任何錯漏，請勿吝嗇，來言賜教，定當再版更正！我的電郵：cmpang05@yahoo.com.hk

歡迎來郵踢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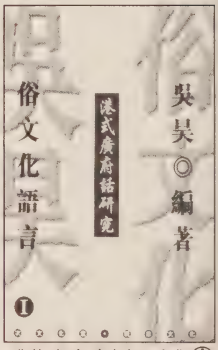
補購

次文化語言系列

《正字正音》
潘國森◎著

《文字鑑證科》
葉翠華◎著

《香江舊語》
魯金◎著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吳昊◎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正字正音》 _____本（每本港幣 40 元）（連郵費）
《文字鑑證科》 _____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香江舊語》 _____本（每本港幣 64 元）（連郵費）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_____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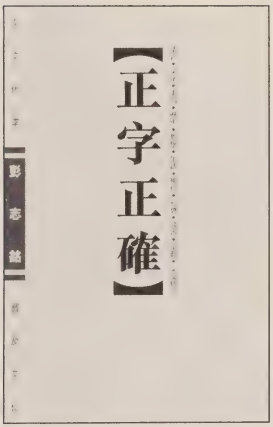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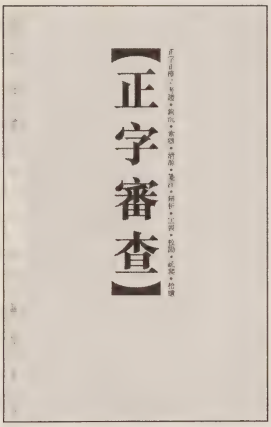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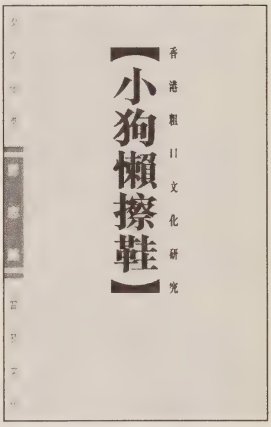
彭志銘◎作品



《正字正確》



《正字審查》



《小狗懶擦鞋》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正字正確》 ___ 本（每本港幣 40 元）（連郵費）
□《正字審查》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小狗懶擦鞋》 ___ 本（每本港幣 44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港潮語話齋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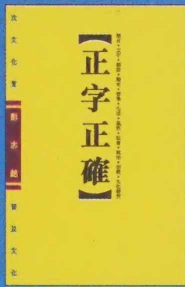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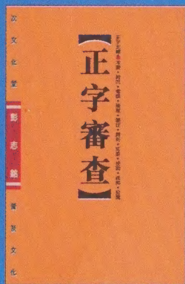
多倫多大學利銘澤典宬惠存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0 年轉贈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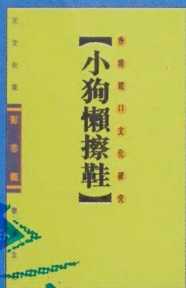
彭志銘作品



《正字正確》



《正字審查》



《小狗懶擦鞋》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CoLibrì
COVER SYSTEM ®
Made in Italy
03-12 STD
8 032899 991409
www.colibrisystem.com

超勁喪爆頹

「hea寶」個「hea」字，有無得寫㗎呢？
「嗰班友」、「條條Fing」邊句最出事呢？
「吹鷄」是黑社會背語？
「串爆」個「串」，係「串」？或是「寸」呢？
醉酒，何解叫做「貓咗」？
「O嘴」、「屈機」、「潛水」來源考。
「Kai子」、「單挑」、「夜蒲」撻晒Q！
包你唔識，乜嘢係「本踕」。

喪解MK仔型爆常用語

CUHK Libraries
004816070

見証

ISBN : 978-962-992-194-1
55
9 789629 921941

SCB 480 $55
ISBN : 978-962-992-194-1
Printed in Hong Kong